華海彙編 九
朝

華海彙編目録

下編

華海彙編卷之九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逆遠就法

沈器遠自叅靖社勳貪婪無能為左相兼守禦使時大司憲洪懋績屢欲彈劾同僚皆畏氣焰不應懋績避嫌疏歷數器遠貪縱負國之罪遂免相時論快之至甲申見彗星入紫微其徒廣州府尹權瀗畧知星象謂國中有變器遠遂謀作亂假托春秋大義欲舉兵先置腹心於扈衛中挾懐恩君期日將舉事欲盡討將相然後作亂期以某日開宴邀致諸宰相待其

酒酣亂斫而殺之其幕下黃瀗李元老等密告于訓將具仁垕仁垕以事急部分士卒吹角夜馳詣闕門
上急召諸宰屏息隸入金吾門罷遠亦詣坐賓廳金瑬設計與仁垕分捕賊黨罷遠率其徒欲作變仁垕叱麾下壯士縛罷遠及其徒十餘人以告
上親鞫以罷遠功臣也故欲生之溫辭以問曰若何爲叛也罷遠對曰
殿下何爲叛
皇朝也
上震怒遂誅之彗星即
崇禎殉社之灾而瀗等誤認之也瀗棄市懷恩君賜死
上内鞫罷遠等私屬鉤問平日往來親密者辭引觀察使朴潢司諫沈東龜
上下

其事李德泂曰有司職當鞫治內鞫不可當封還
上旨大臣惶恐不肯從德泂登對力言其不可以故
辭引者得免死獄事無枉懷恩女丙子被擄爲汗第
六皇后有寵以故懷恩多奉使命往來奴中因其女
圖減歲貢米九千包後汗給其女於寵臣皮卑愽氏
初瑬不待命發兵逮捕徒黨器遠知其徒被縛遂拱
手就鞫 上拜瑬領相曰功高德厚弘濟之任捨卿
其誰初器遠圖不軌畏仁垕日致款問仁垕疑之及
其徒援辭皆言器遠所憚惟仁垕故擧事時將別遣
壯士四十先擊之云仁垕曰當夜事急輒先聚兵臣

罪罔赦 上曰事有經權卿何為此言策仁垕及瀗
等合八人為寧國功臣時 仁廟二十二年甲申三
月也〇林慶業因北京獄時金自點奉使於奴言曰
此大國罪人可殺奴不聽會器遠誅辭連慶業 上
使使請還奴以檻車送慶業 上親鞫諸議皆為叅
逆謀無疑 上曰然則刑推過一日加刑 上曰賊
招雖援引慶業而或慮拖究中夜思之自爾無寐僉
議何如自點持之甚力獨相臣南以雄曰臣則未知
其必叅逆謀時慶業上闕即死其臨死呼曰天下事
未定不可殺慶業 上驚曰慶業死乎欲言其不為

逆謀之事而其果死乎胆大可用亦多功勞惜乎為
人所指終陷死地命史官往喻其尸自點與器同
功一體而器遠伏誅自點內懷不安允係獄事必鍛
鍊且陰憚慶業使之不日殞命乃自點所指使也先
是慶業之在逋也其妻李氏械繫瀋陽即恚曰吾夫
為 大明忠臣吾獨不為忠臣妻乎遂引刀自殺慶
業嘗有一名騅及其逃至嘉平脫勒而放之為人所
得入於太僕慶業身沒之後圉人立馬前語曰爾之
舊主今日死矣馬即低首摧眉流淚滿眶一聲長嘶
而斃 肅廟朝慶業繼子重蕃訴寃 上曰慶業之

不與逆謀 聖祖之所洞燭逃入中原事雖未成志在尊周特為復官諡忠愍旌李氏閭慶業兄弟五人皆登武科又追贈其父

權凶逮誅

初洛興君金自點叅靖社勳官至領相子鈜擢魁科鈜子世龍尚 仁祖後宮趙氏女孝明翁主逮 仁廟末年玉候彌留久未視朝自點締結趙賊與援執柄張勢一隊士流爭趨附自點者謂之洛黨其中稍異者若干人附元斗杓謂之元黨亦非士流也中外莫不切齒自點而無敢言者及 孝廟即位士論在

野金尚憲論劾銓長沈詻而李之恒輩左右於其間
沈大孚諸人群起而嘲戲之尚憲與金集同徵在京
不得下手李惟泰首陳大疏執義宋浚吉大諫金慶
餘掌令李尚逸等論自點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踰
侈似梁冀締結內外似韓侂胄負國營私似賈似道
請遠竄初只免相又論元洛之黨并及南人之諂附
自點見棄清議者申冕李之恒李時萬李以存李海
昌嚴鼎耈黃床等且論李時楷李行進出入勳宰元
斗杓之門分輕重請罪 上初許九人罷職而已冕
之恒海昌床鼎耈等遠竄宋時烈以行譴太重請還

又有筵臣言減等定配大憲趙錫胤啓曰金自點以元勳重臣受不世之恩遇而所行無非不忠不義攘奪民田而八方之人心大怨援結黨與而士夫之廉耻大壞黷貨無厭而武夫之貪虐益恣僭侈無度而風俗之斁敗益甚負君誤國是何等罪狀而不施流竄之典乎臣等所請者遠竄而 聖批以不知到何等地而後快為教是 殿下疑臣等之請不止於遠竄耶後自點竄于光陽時 上有激揚之意士流有彙征之望特拜金集吏曹判書浚吉時烈俱待帷幄自點之徒無不側目疑懼名公大宰為保合調停之

論彼勢復起有山頭山心山足之語頭指集尚憲也
心指錫胤金益熈也足指俞棨等也蓋山者謂山林
諸士流也凶徒日夜謀所以除去士流鉽問計於晃
晃曰聞古兒馬紅喜貨而善諧清主甚親信子誠棄
千金之財深自結馬紅興師刼王盡除山人則吾屬
庶可安矣馬紅者鄭命壽也以軍牢事節度使李守
一亾降清為弘他時嬖臣主朝鮮事朝鮮拜知事改
名曰古兒馬紅也鉽乃陰使譯官李馨長厚賂馬紅
宣言新　王盡黜舊臣名致巖穴之士將謀伐清又
送示　長陵誌文以不書僞號也馬紅風守奴奴大

疑是時李時昉使奴脅時昉閻爾新 王盡逐舊臣
寵用金集之徒欲何為時昉曰某亦 先王舊臣寧
有是耶又問劾金自點者誰也曰劾者甚多何可勝
記奴乃遣精兵萬騎屯界上使巴哈納祈充格撥紅
車元藍所伊額色黑賚功等八輩驗問到灣上命壽
恐喝甚急初 上即位頗有密勿之猷而或慮事泄
至是 上大驚惶達夜不寐朝野洶洶 上招馨長
詣閤門外諭曰草野之人無意立朝而予實懇迫力
致今若有慮外之事則不計國家存亾決不可從且
將先赤汝族予之平日事命壽所知也宜以此言于

命壽自有此命命壽未過關西之界而恐喝之言已

止浚吉門人欲上疏請　上善處浚吉止之曰萬事

前定豈容人力時李景奭元斗杓諸臣出見清使傳

勅三度一則九王私書求婚者一則皇勅責我以挾

倭恐喝者盖前日東萊府使盧協慶尚監司李曼狀

啓有倭情叵測之語鄭太和使燕時請繕修城池甲

兵是講和時約条也彼積疑於我仍生釁令公卿兩

司會南別宮使列立庭中初言皇帝及攝王致祭而

不為謝攝王處又言文書不稱蹄之事且言吊祭時

不㚏事語輒歸責　上躬景奭曰皆吾之措吾王不

知也又問作表者誰趙絅以其時文衡答以廟堂指揮清使怒絅使之議罪問曼恊以倭事曼對以邊將所報轉聞而已恊對以初無狀聞清使厲聲曰奏聞措語必國王為之也景奭曰吾實為之豈有國王自製之理乎鄭命壽高聲曰領相果獨為餘皆不與耶户判李基祚獨曰吾輩皆與焉是日滿庭惴惴無人色家人輩治凶具待門外景奭無危懼色觀者嘖嘖

上引見曰領相固為國自當李基祚初不與焉而獨能開口可謂有光矣諸臣頗有愧色 上命以千金與命壽俾致意於清使翌日 上幸館所清使曰

李景奭趙絅當置極刑 上反覆救解始言歸稟皇
上更當有詔勅姑令白馬城枋棘 上連遣使祈懇
始許二臣放釋永不調用於是臺論繼發李厚源等
請加罪自點乃命遠竄斗杓等竭力周旋遂以婚媾
彌縫乃選宗室錦林君女稱義信公主嫁于清顗王
薩哈廉即九王也斗杓申翊全為護行使既到九王
色喜事得已而時烈等皆去伐清之議遂寢至辛卯
自點等凶謀狼籍咀呪起於內逆節萌於外 上以
事係 慈懿大妃只賜趙昭媛死三司百官請世龍
妻及王子澂瀰并按律時烈以進善啓曰趙既伏法

而其子未必預知不可使 先王骨肉幽憂以死引
漢文淮南事請曲加保全遂廢置絶島會海原令瑛
進士申壕上變告自點與水原府使邊士紀謀逆推
戴澂潚禍機甚急 上御仁政殿鞫鈼凶謀節次狼
藉於鈼招遂誅自點鈼士紀等竄世龍及妻于絶島
冕亦杖死馨長時復赴燕還拿鞫取服而斬後譯者
韓巨源入清告馬紅受賂事清乃紬馬紅減死為奴
初 上遣中使搜自點謫中文書多朝士及閭邑簡
札并留中不下曰無可觀已焚之矣由是疑懼者始
定獄既平告廟須赦不受賀曰元勳反逆可愧不可

賀也時廷議以闕中有巫蠱穢氣欲　上移御時烈䟽論不可曰帝王之生實受天地之命為郊廟社稷之主百神扶持萬靈聚精彼幺麽邪孽何敢干其間哉日為衆陽之精故輝隮侵迫而陽德無損伏願益明　聖學秉陽道而絕神奸毋輕疑撓以害清明正大之氣　答曰戒誨之言實是藥石苟非至誠何以至此遂從之憲府論統制使柳廷益孼妹為自點妾最親密請罷領相鄭太和曰廷益名不出賊招若以疑遽將人人自疑矣　上曰卿言是矣太和曰自點久居相職一時文武孰不出入其家乎若以平素相

識勒加罪案臣恐朝無完人矣 上曰鎭定之策專
在大臣予與卿堅定則喜事之人安敢肆也○申冕
官副提學貞淑翁主子 宣廟外孫也李厚源嘗請
父銘於領相申欽欽曰子他日當爲宰相欽有孫冕
其死生必在於子敢以冕累子毋忘老夫意及厚源
爲宰相治獄冕當死於是厚源思欽言心憫之且見
冕雖有罪其反不明欲原之乃以欽言白 上乞以
百口贖冕 上以爲欽知人嗟嘆之欲減死洪命夏
以爲不可固爭之冕竟杖死後 景廟癸卯幼學洪
禹著等疏斥申致雲曰申冕以自黜血黨見斥於宋

潑吉則陰通鄭虜搆禍本國其子宗華以逆褈擯棄
淸議則諂附許積圖復其父之官秩締結逆堅密助
陰謀幾復常刑其孫輶仇視其侄欲移宗祀此蓋致
雲上三代也○鉽登王署冒銓郎自點死後世為之
語曰自點點點蓋俗言截肉片之稱也深惡之故云
肅廟朝右相許穆疏曰世龍妻罪雖犯逆 孝廟
寬之貸以不死禁不通私親近三十年今失其性不
知人理云許令任便居住得終其天年 聖德事也
上曰當此大旱慮囚之日九千罪犯皆蒙赦宥獨
世龍妻久在幽囚之中渠雖犯逆 孝廟既待以不

死 先王亦欲放釋而未果矣今則渠又爲癈疾之
人特爲放釋○己亥三月二十六日夜 孝廟夢自
點提白刃入卧内 上大驚叱而退之及朝乃覺侍
者報夜下大雪 上下宋時烈書提及此事時烈問
李喜朝曰金賊骸骨今埋在何處喜朝曰 上於夢
寐之間有以此賊不祥之事耶曰然○鄭命壽出來
也遠接使閔聖徽同入京城之日小憩于路傍從行
小譯馳馬掠去閔即路上杖殺之命壽大怒曰前日
欲斬我頭今又殺我從人我將入告皇帝回到安州
謂人曰朝廷之上剛猛惟此一人丁亥奉使入燕而

辛時譯官李馨長以商賈事命壽允大小事一從馨
長指揮馨長驕橫無忌憚巨室多以交懽傾事之一
日大臣入侍多言馨長爲國盡忠趙絅進曰馨長爲
國事彌縫則猶可以爲盡忠則不可 上曰此言是
也

大老扶義

丁丑 孝廟以鳳林大君偕 昭顯世子質瀋陽及
歸 昭顯薨 孝廟陞儲位痛 皇朝之覆社憤清
奴之僭位慨然有尊攘之志求士之可與計事者金
益凞言宋時烈及即位聘時烈至會俞棨言事 上

方怒日昃不出時烈拂衣去 上大驚遣金益熙追之益熙疾馳至漢水南遮道流涕固止之時烈乃反是時儒學之士咸列于朝宋浚吉以處士至益熙金慶餘俞棨等咸侍帷幄共賛大計時仍自黜黨与語皆罷去時烈亦歸 上嘗議作萬壽殿名大臣鄭太和等視地形 上自引觴勸飲曰予欲議伐清事而未得其便今名卿豈為一殿哉夫清寡人之仇也今不能報百歳之後又將何待太和等曰奴據有天下其勢強又無大釁惟 殿下孰慮之 上不悅益熙從容復言時烈時時烈居母憂益熙臨弔言曰羣臣

無可講大事者 上所屬心者惟予願予自愛益熙
歸告 上以安車迎之拜吏判乃於己亥三月十一
日召對于熙政堂令諸臣皆出又令中官洞開諸門
戶命中官亦退敎曰每欲依宋孝宗幄對張南軒事
而人心嘵嘵不能無顧忌而未果今始爲之乃曰今
虜人有必亡之形何也昔者虜汗兄弟甚番今則稍
稍且盡前汗時多俊才今則皆是駑下前汗時專尚
武事今則武事漸廢頗效中國之事此所謂必亡之
形也且虜主沉於酒色其勢必不久虜中事予料之
熟矣羣臣皆欲予無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

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也欲養十萬精兵撫愛如子㦲
虜人之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豪傑之士豈
無聞風而景從者耶且吾國之子弟被擄者不知幾
萬人豈無內應者乎且虜不使武備遼瀋千里了無
操弓騎馬者似當入無人之境也且我國歲幣虜皆
置瀋陽天意似還為我用矣今日之事惟患其不為
不患其不能成也時烈對曰　聖意如此非特一國
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然以諸葛亮之才尚不能
有成乃曰難平者事萬一蹉跌有覆亾之禍奈何
上笑曰卿是試予之言大義旣明則覆亾何愧予非

以予才及卿能辨此事只以天理人心之所不可已
者且天意有在似無覆亾之患也天之賦予不甚昏
庸且使予早罹患難教之以軍旅戰陣之事習之以
敵國強弱之勢喻之以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又使予
久居虜中無畏懾之心故曰天意於我不邈然也然
羣臣無與謀事者予年且四十餘悒悒不知生之為
樂也自卿上来稍有驩心而卿亦孤立可憂也卿不
為黨論是彼此皆不見助之道也然予與卿同心如
兄弟則自有相應之人矣予以十年為期十年則予
年五十一矣十年內大事不成則志氣漸衰無復可

望至此則予亦許卿退歸　世子甚賢雖父子間豈
不相知其長短渠性質溫良仁孝且有堅固之心所
謂守文之主生長深宮不知兵家事又多疾病未經
痘尚無子極以為慮且念渠年少恐不保壽不宜於
子又妨於學故作敬義閤使渠在彼讀書使老宦謹
慎者同處使渠時時就內父子間事難與人言而卿
則同骨肉故無隱矣且予就于內則非但血氣損傷
志氣亦隨古者人君享國不永者盖由於此故予止
酒却色心氣清完豈可不保十年耶天假之十年則
成敗間當有一舉卿宜與同志之士密謀之以予所

見則宋浚吉似無擔當意思卿以為如何對曰非無
此志但其人氣弱故如是矣 上曰李惟泰如何對
曰惟泰常言 主上若堅定大志則凡事必須牢實
為之云 上曰其言如是則真可用者予意許積剛
勇可任事而聞其人沉於酒色殊無行檢甚可惜也
予嘗謂共此事者死虜家子弟也其餘難矣予營萬
壽殿引諸臣微說此事皆不肯助予予實痛之渠輩
惟富貴是圖恐行此事而不能保妻子故聞予言無
不寒心此寡人之所痛也諸臣既為妻子計不肯助
我故予遂有惰志亦嘗為諸女兒生計若大策已定

諸女宮家雖已成亦可毁也對曰自古帝王必先修
己刑家然後可以立經陳紀今 殿下不能擺脫冗
褥事安知有志之士不爲解體而諸臣但務肥己亦
安知不視 殿下而爲之也 殿下如去物累一以
掃清中原爲己任則臣下敢不忘身奉公乎 上曰
卿言是也從此當與卿密議而密議之路極難予思
其方也今灾異如此夫爲所不當爲固致天灾當爲
而不爲天灾亦至昔晉武帝創業之後全無所事故
當時灾異最多拱手無所爲亦致天灾况今所當爲
者天經地義之不可已者予恬然不爲天之示警不

亦宜乎今日議者皆畏我人投虜者生變而不敢出
氣此必無之理也渠等欲使我國保存長為渠輩之
利豈欲生事我國哉其或恐嚇者則姑欲脅我而充
其欲也而諸臣聞一言皆惴惴喪氣豈不哀哉予所
勞思者養兵也卿前言養兵養民必相妨何以則不
相妨耶對曰此非臣之言乃朱子之言也臣意以為
凡係財力勿為浪用盡歸軍需又行保伍之法使民
丁無遺漏者然後每三人擇丁壯一人為兵習行陣
之事餘二人出布以養其一兵如今御營軍之法則
以兵養兵使無侵及農民之事矣保伍之法周禮也

上曰保伍之法當與卿講究為之也 上曰允予所欲為者相臣沮之則終不得行從此湏如卿同志者議定允事矣予久欲處卿於大任而恐有忌之者多而致卿有不安於位也且卿為相則銓事無可屬者至今趑趄心常鬱鬱然將使行相國事而兼判吏兵曹但貽勞為未安對曰臣決非其才是 殿下不知臣之甚也 殿下已決大策又不肯捨臣臣焉敢捨 殿下而去也惟願以死報之然臣誠無尺寸之能 殿下如置之帷幄之中時時詢以疑事臣豈敢不盡其愚乎 上因問當世之要務對以聖人格致

之道　上曰卿以至誠導予予不敢忘時烈將退
上曰今日所言別無論及諸臣是非黜陟之事而外
人必多有不悅者矣且今說話雖有聞者卿豈漏洩
耶時烈謝曰　殿下必以臣不爲田光之爲故有是
教也　上笑曰是豈疑長者之言也聖人亦有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之說矣其後數賜書議伐清事書皆
秘時有訛言宮中數驚　上令　世子持密書遺時
烈曰不軌之徒造不測之言將不利於國家今之事
不已難乎不得已授　世子書使傳之卿亦爲書傳
于　世子論大事則大臣不可以不知也而今之所

謂大臣者皆以一時之望循序以進元手杓不無其
才而氣質素不從容沈之源賢而無才李厚源多病
不出惟鄭太和有知識而不肯當事卿與結交得其
驩然後大事可論矣三月二十六日晨夢金自點提
白刃入臥內予大驚叱而退之及朝乃覺天雨大雪
又何其恠也時烈乃過太和太和方與其弟知和語
即麾知和出户外太和獨迎時烈入坐定時烈曰
上將伐清公為相計將安出曰太和年老恐不得報
死吾　王公如具粮則太和願從軍旅效死於中原
矣知和竊從户外聽時烈已去乃謂太和曰吾國弱

小不可與清人爭鋒今伯氏與時烈言何相許之易
也使知和如在座上則必與時烈爭之矣太和曰吾
固知清之不可伐然今 王決意伐清而吾兄弟以
為不可則其得罪於天下豈小也哉此吾所以不令
君見宋公者也時烈既與太和言將以書對五月
上薨 顯廟即位時烈歸田里宋浚吉疏曰 先王
招延宋時烈托以北伐之事今 殿下宜留時烈以
承 先王之志夫天命猶寒暑也人謀猶裘褐也裘
褐不備豈能禦寒暑哉臣竊觀 先王臨朝日夜勵
精以圖大事今 殿下豈宜默默無所施為以待天

命之自至邪後以時烈爲相固讓不拜旣免相言于
上曰臣聞傳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昔者
先王欲信大義於天下李敬輿曰國弱奈何 先王
曰日暮途遠至痛在心夫 先王豈不知勢弱敵強
而猶且如是者成敗利鈍固不論今 殿下自度時
勢如不能繼 先王之志述 先王之事則留臣等
無爲也時烈遂去蕪居衣襴衫童子雙紒婦人笄恙
遵華制終身不服滿州物 孝廟嘗賜貂裘固辭不
受 上諭曰遼薊風霜將與卿驅馳貂裘無辭也時
烈每値 孝廟諱日獨入山中慟哭而還今華陽洞

有泣弓巖○孝廟在瀋舘逢畫師孟永光請畫會稽山盖勾踐無忘會稽耻之意也 孝廟之在瀋也有五彩之氣盈于室又有五色龜出現又有頭骨忽自陡起 上手自捫之曰是何異耶戒人勿語云○京師墨積洞有許生好讀書妻為人縫刺而糊口妻飢甚泣曰子平生讀書不赴舉何為生笑曰吾讀書未熟妻罵曰晝夜讀書不工不商何不盜賊生掩卷起曰惜乎吾讀書本期十年今七年矣出門之雲從街問市人曰漢師誰最富有道卞氏者生訪其人長揖曰吾家貧有所小試願借萬金卞立與萬金卞之子

卞賓客曰大人一朝擲萬金於一丐者何也卞曰非
爾所知也生既得萬金往安城貿棗柿梨柑榴橘柚
之屬居頃之國中之果生獲價十倍又入濟州盡買
馬鬃鬣居頃之又輸價十倍生問老篙師得一空島
誘邊山羣盜數千入居其島輸錢三十萬緡為産業
墾其荒田收五穀幾十萬石時日本大飢舟載往賑
之獲銀百萬生歎曰今已吾小試矣謂諸人曰吾今
去矣投銀五十萬於海中出海賑施與貧者銀尚餘
十萬曰此可以報卞氏往見卞氏卞氏驚曰得無敗
萬金乎生笑之還銀十萬卞大驚願受什一之利生

大怒曰君何以賈竪視我拂衣去之其家其間已五
年妻獨在家祭其去日卞持銀踵其家遺之生辭曰
我欲富也棄百萬而取十萬乎君計吾家口送衣粮
過了一生足矣卞自是度生匱乏輒身往遺之交遂
莫逆卞曰方今士大夫欲雪南漢之耻此志士振腕
奮智之秋也以子之才何自苦沉冥而没世耶生曰
古來沉名者何限而如趙聖期拙修齋可使敵國而老
於布衣柳馨遠磻溪居士足繼軍食而逍遙海曲今之謀
國政者可知也已吾善賈者其銀足以市九王之頭
然投之海中而來者無所可用故耳卞太息而去卞

本與相臣李浣善浣時為御營大將嘗與言委巷閭閻之中亦有奇才可與共大事者乎卞為言許生浣大驚曰奇哉其名云何卞曰小人與居三年終不言其名浣曰此異人與君俱往夜浣屛騶徒獨與卞俱步至許生家卞氏止浣立門外獨先入見許生俱道李公所以来者生若不聞者曰趣解君所佩壺相與歡飮卞閔浣久露立數言之生不應既夜深生曰客可召入浣入生安坐不起浣無所措躬坐定乃叙述國家所以求賢之意生揮手曰夜短語長聽之太遲汝今何官曰大將生曰来我何意浣曰方今 主上

將議北伐求賢如渴所以來也生曰然則汝乃信臣我當爲卧龍先生汝能請于 上三顧草廬乎浣低頭良久曰難矣願聞其次生曰未學第二義固問之生曰 明將士以朝鮮有舊恩其子孫多脫身東來流離惸鰥汝能請于 上出宗室女遍嫁之奪金瑬張維家以處之乎浣默思久而後言曰難矣生曰庶孽許通清顯之職與士大夫交相婚嫁乎浣曰難已痼矣改之難也生怒曰此亦難彼亦難何事可能有一事最易者汝能之乎浣曰願聞之生曰夫欲聲大義於天下而不先交結天下之豪傑者未之有也欲

伐人之國而不先用諜未有能成者也今滿州遽主
天下而自以不親于中國而朝鮮率先他國而服彼
所信也誠能請遣子弟入學遊宦如唐元故事商賈
出入不禁彼必喜其見親而許之選擇國中之子弟
薙髮胡服其君子往赴賓擧其小人遠商江南覘其
虛實結其豪傑天下可圖而國耻可雪也求朱氏而
不得率天下諸侯薦人於天進可為大國師退亦不
失伯舅之國矣浣憮然曰我國士大夫皆謹守禮法
誰肯薙髮胡服乎生大叱曰所謂士大夫者是何等
也産於夷貊之地自稱曰士大夫何論有禮法我樊

於期欲報私怨不惜其頭趙武靈欲強其國不恥胡服今乃欲為 大明復讐而猶惜一髮將馳馬擊劍而不變廣袖自以為禮法乎凡吾有言汝無一可得而能者自謂信臣信臣尚如是乎是可斬也顧左右索劍欲刺之浣大驚起躍出後牖疾走免明日復往已空其室而去終不知其所之亦不知其名之謂何也○孝廟末年清譯某隨使行赴燕未及京二日於站上有年老清人隷馬者呼而語之曰我是巡邊使者方從爾國境來聞汝國方有意大國多所經營何其不自量甚耶清譯指天誓曰無是事清人曰吾已

稔聞汝無欺我　明運不幸盡於闖賊清人滅闖賊
而有天下是雖夷狄實天助也汝國國小力弱故奉
正朔送使進貢孰不知其出於畏天之道也汝國恥
事夷君為　大明伸大義於天下者名非不正意非不
好而以汝國兵力其能當大國氣勢乎汝國蚊虻也
大國銅柱也其可動搖乎汝國視大國如此則陪臣
亦將效而萌此心吾恐大國不可滅而禍患起於域
內也高麗末汝國始祖　王回軍事尤可戒也清譯
素推樸無識不知其言之有心而認為狂人不告使
臣人無知之同行漢譯趙東臨沒始言之東平尉鄭

載崙記其事

己亥禮訟

己亥五月 孝廟上賓禮曹判書尹絳叅判尹順之叅議尹鏶達曰 慈懿大妃服制不載於五禮議或云當服朞年或云當服三年未有可據之禮請大臣儒臣两資成處問議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源領敦寧李景奭領中樞元斗杓議曰臣等於古禮雖未通解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朞年服矣吏曹判書宋時烈右叅贊宋浚吉議諸大臣既以時王之制為議臣等不敢更

容他說依回啓施行時太和袖小紙示時烈曰此紙
來自延陽乃尹鐫之說云其說以爲第一子死第二
長子亦名長子今日　大妃當爲長子三年服時烈
曰禮註果有此說爲正論則難矣夫所謂第一子死
者死於幼稚不成爲長子故立第二子爲長子也且
其下有曰嫡妻第二所生亦名爲庶子卽衆子之義
其下又有四種之說　孝廟在此四種之中則不得
三年也太和曰吾於禮文朦然所謂四種云何時烈
曰正而不體一也謂嫡孫承重也嫡孫故爲之正而
非父子相承故謂之不體蓋父子一體也體而不正

二也謂庶子承重也父子相承故謂之體而庶子故
謂之不正也正體而不得傳重三也謂嫡子未及承
重而死者也傳重非正體四也謂庶子承重而旣非
父子又非嫡孫也太和叱退侍隷揮手止之曰勿復
爲此說禮文雖如此敢以 大行爲庶子乎時烈曰
庶非側室之庶禮文分明衆子稱之顧何嫌乎且古
人謂武王聖庶奪嫡太和曰 昭顯雖有子孫今日
敢爲體而不正之說也時烈曰白江李相敬輿明言此
說當時雖竄遠地 大行即位即放而置相位信任
之此由 大行盛德人人皆見正義也太和低聲曰

後有小人執此而說則必生大禍此紙旣出於鐫則必不但己公所見又如此何以處之時烈曰　大明之制無論長子衆子皆期年雖非古禮斷之以此則可以分曉時烈拈出喪禮備要而示之太和曰足爲明證卽以此報延陽鐫又變前說曰天子諸侯之喪宗婦女無不斬衰　大妃當爲斬衰三年時烈曰內宗婦如臣下故不敢以私戚戚君而與諸臣同服斬衰今　大妃反爲　大行之臣而斬服耶不但服制之差其於大倫何其後庚子臨國祥鐫語尹善道曰今番　大妃服制之誤實有宗統之慮公何不痛斥

之又教前掌令許穆疏陳儀禮註疏斬衰章曰母為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將所傳重故斬衰也鄭玄曰言立嫡以長釋曰第一子死立嫡妻所生第二長子亦名長子齊衰章曰母為長子傳曰父所不降母亦不欲降也鄭玄曰嫡嫡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為三年衆子承統者也立庶子為後謂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朞服章註曰立嫡以長則三年庶子為後則朞年　孝考以第二長子承統宗廟　大妃當服三年禮無可疑也　孝考於　大妃既是嫡子正體之尊則依其體而不正降為期年何所據也設令第

一子死旣服三年則於第二長子承重者死當服朞者不見於經爲長子傳曰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三年者一曰正體不得傳重嫡子有廢疾及他故或死無子不得傳受二曰傳重而非正體立庶孫爲後三曰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四曰正而不體立嫡孫爲後經所謂立嫡以長亦可謂體而不正耶請令更議追正喪制之失　上命收議李景奭議臣旣以遵先王之制爲對許穆言已非古禮不宜更有所議矣鄭太和議當初只據國典非敢自以爲是　貞熹王后之於　睿宗　文定王后之於　仁宗請考已行

之制元斗杓議當初旣做錯不敢執迷再誤宋時烈
議許穆所謂長子死者長子成人死旣服三年然後
又立次嫡名長子次嫡死又服三年則其於無二統
不貳斬之義何如也所謂庶子爲後䟽曰嫡子第二
亦名庶子則　孝廟不害爲　仁廟庶子庶非賤稱
乃衆子之義盖帝王家有舍長立庶然未嘗不謹於
倫序故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則必奉
奉於長庶之辨周公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皆無
次子爲長之說賈彥䟽始有此說何敢不信然不經
程朱勘破未知其說果如穆所云乎今得次長非庶

子之明文然後許説可從也然則檀弓免子游衰果
不足恤乎且長子死後次長皆長子而服斬則非但
嫡統不嚴為父者具斬不已多乎且以 世宗大王
言之 文宗不幸先陟則當服斬而立一大君為嫡
又不幸而服斬如是而至八大君而至八大君皆服
斬則并 文宗共為三九二十七年矣雖庶人不當
如是既主 宗廟不得不三年云爾則假如光海終於
初年則 仁穆大妃亦當三年乎 孝廟於 大妃
有君臣之義 大妃又以臣服君之服服 大王乎況
大妃於 昭顯之喪同 仁祖為長子之服乎李湜

誤定君臣服制為嫂叔之服及聞奇大升駁正之說
矍然改之曰若非奇某我為千古罪人今臣之所望
於許穆者亦如是耳宋浚吉議同時烈而元斗杓議
許穆援引是皆經傳明文何敢更容他議穆又疏兼
獻圖說副護軍尹善道疏曰許穆之疏非徒議禮之
大經實謀國之至計又曰次長承父詔天命體祖立
王之後猶不得為嫡統則是假世子攝皇帝乎又曰
古公雖立季歷而太伯有後則古公嫡統猶在太伯
之後乎文王雖立武王而伯邑考有後則文王嫡統
猶在伯邑考之後乎然則天下之羣志未定而季歷

武王之子孫何可保也時烈之言非獨背聖經實背
天理也當此上下危疑之日如此明大統之禮何可
少忽乎其疏實一上變書也承旨金壽恒等啓以用
意陰凶悖逆命給其疏放逐副提學俞棨等請焚其
疏屛裔竄三水臺諫李慶億尹飛卿等請嚴鞫不從
右尹攉謂疏曰時烈所謂 先王不害爲庶子之言
謬之甚矣善道詆譖冒嫉誠可惡而能言人所不敢
言其亦敢言之士俞棨金萬基等論謂罪工曹正郎
李翔繼攻甚力副護軍李惟泰入對極論之 上不
允斗杓劄曰漢文帝唐太宗雖旁支入統漢唐相傳

之統捨此安歸又曰若於練日 大妃仍御衰服則
禮已行矣請更問于 先朝禮遇中李惟泰沈光洙
許厚尹宣擧尹鑴 上依啓惟泰曰臣與宋時烈等
無異同厚曰參商兩議務為至當之歸光洙鑴謂不
悖於先王禮者 聖明酌處禮曹請更詢大臣景奭之
源太和謂已經定奪到今更改實所未料領樞鄭維
城謂喪制從先祖禮經明訓期服議定非但禮制有
據實出從先祖之意到今撓改臣所未料 命從多議
施行副司直趙絅疏曰尹善道何罪也其罪惟在於
明宗統嫡統為 孝廟左祖也誰進焚疏之策也恭

懸焚李存吾疏光海焚鄭蘊疏令廷臣以亂亾之轍
引　殿下何我承旨南龍翼等啓爲善道立幟引喩
陰慘臺諫朴增輝等請削黜只罷職命加善道圍籬
仍大諫李殷相朋前啓也鄭太和沈之源陳不可罪
絅正言權格獨啓削黜修撰洪宇遠請放善道且頌
穆認絅被斥之寃　上優批正郎金壽弘移書責時
烈主期之失此亦鐫之所嗾也李殷相啓削職鐫見
嶺南柳世哲孼子使之上疏世哲等千餘人極論時
烈服制之非引禮天子諸侯皆斬衰無期之說且進
喪服考證一冊承旨金壽興等啓以絅打善流　上

以疏意未安　答曰退修學業會大臣議之左相洪命
夏曰當初尹鑴爲三年之說宋時烈爲不可鑴必欲
務勝長書爭卞許穆之論祖述鑴而已今此嶺儒掇
拾緒餘實在搆誣儒臣矣壽恒萬基請明卞痛斥右
相許積言三年之說不獨世哲不可罪　上曰予意
不必以痛斥爲急相議立法以杜後患可也校理崔
攸之請以長子朞服布告中外依國忌懸板例刻之
各衙門廳壁留疏不下命夏請上下服制一遵五禮
儀行之如有憑籍禮論惹起鬧端者當施刑章之意
布告中外　上允前正趙嗣基疏論嫡統庶子一說

未免貶降短喪之歸百歳之下必有議之者都承旨張善徵等啓疏辭悖妄竄配

甲寅禮說

甲寅　仁宣王后成服前日禮曹啓曰　大妃殿服制以期年啓下而已亥旣服期年之制今爲大功無疑節目中以大功改書　上曰允大丘都愼徵疏論仁宣之服　大妃當爲嫡婦期年反以衆庶婦之服爲大功顚倒人紀莫重於此疏入數日　上令大臣卿宰會議領相金壽興判樞金壽恒禮判趙珩戶判閔維重兵判金萬基吏判洪處亮大憲姜栢年刑

判李殷相判尹金宇亨禮參李俊考禮議李奎齡應
教崔後尚獻納洪萬鍾等對以四種之說考己亥磨
鍊以上命更議壽恒等啓曰既服嫡子三年則次長
宜不得三年也大功不悖經義 上命承旨金錫胄
取儀禮經傳父為長子条註分釋以入曰卿等以不
近理之悖說定為禮律指 先王以體而不正可謂
薄於君父而厚於何地乎予實痛惡依當初磨鍊朞
年定行以衆庶大功朦朧降定禮官趙珩金益炅洪
柱國及正郎任以道拿鞫壽興付處大諫南二星等
疏救 上曰二星敢為立幟之論阿附大臣忘君負

國島配九月[肅廟即位]鎬又嗾晉州人郭世楗疏陳已亥庶子之說實倡於宋時烈則附邪論之金壽興猶被編配倡邪論之宋時烈豈漏憲章乎指意凶險答曰疏辭知道大憲閔蓍重請罷嚴鞫答曰儒疏在於予之用不用而已領相許積遂奏大功之非鞫問儒生非新化之美請施儒罰左相金壽恒爭之上曰予以冲年嗣位所望只在一心輔導仍一儒疏憲府諫院相繼起鬧當梓宮在殯仙寢未冷之時何如是紛拏積曰自上若不賜世楗之批臺諫豈請鞫乎上曰儒疏用則用不用則不用而已何可罷嚴鞫領

樞鄭致和曰世楗假托論禮措語凶慘當明白痛斥
不可施以儒罰也都承旨金錫胄曰朝家之罰與儒
罰異此則當施朝家之罰積曰柳世哲 先朝亦施
儒罰今世楗之疏雖不同不必刑配而後為快 上
曰停擧錫胄曰世楗受罪旣輕此輩必接跡而起矣
儒生韓聖佑等搢紳李秀彥金光增姜碩昌相繼疏
下 嚴教並罷職允議禮之疏 教勿捧入京畿儒生李
必益等上疏 上曰不有禁令如是紛紜疏頭遠竄
上曰前正郎金壽弘除掌令 前以服制書爭尤菴 答儒生李
胤岳疏曰世楗之忠言至論斥以凶疏巧飾邪說指

為儒賢卞誣無乃幼主而然耶予甚痛駭不忍正視也 上曰郭世揵鮮罰舘學儒生李徵明等上疏上曰諸生等無非爲其師紛紜此疏還給諸生空舘仍傳敎八人不參疏者入泮 上曰尹鑴除掌令洪汝河除司諫宋時烈仍世揵疏下去命預差撰顯廟誌文吏參金錫胄撰誌至 大妃服禮官遷殺爲大功 上親考禮經爲長子服譴責首相與金壽不從明文而從人說者姜栢年撰謚冊文曰疑於禮制參究尤詳斷自宸衷情文無欲李敏相撰哀冊文曰期功定制宸斷決疑進士朴鳳祥疏曰行狀誌文何等

文字而其定罪首相只以從他人說等語稱之倡是說者何不直斥而為此不分明之辭乎 上曰朴鳳祥疏符合予意誌文已無及矣行狀指名改入大提學李端夏疏曰聖教中議禮之乖舛者必指領府事臣宋時烈也時烈何嘗為固必之說必欲行已見也兩朝禮待以賓師之儒臣不忍指其名也 上下嚴教端夏改曰此本時烈誤引語也 上教曰只以所字改以誤字安有改入之意乎臺諫李宇鼎睦昌明請罪會議諸臣鄭晳沈攸立異後削黜趙爾翰以柏年甥侄攔惰以其父謁獻議引避於是兩司請宋時

烈罷職依啓端夏疏曰臣於時烈有師生之義迫於
嚴命始斥書姓名是臣自斥其師 上曰徒知有師
不知有君父罷職修撰李寅煥大諫李柙正言任弘
望論啓以護黨遞差司諫李鶱避嫌 上以掇拾邪
論罷職儒生李世弼疏語極凶慘遠配乙卯八月大
憲尹鑴疏論服制宋時烈等實亂大經極言三年之
為是更議大臣積穆右相權大運等請三年之制
上曰 大妃既定斬衰三年今月練祭兼行受服後
三日引見諸臣曰今聞諸臣收議祭以禮經終無可
據之文勿以斬衰磨鍊依庚子例練祭進吉服臺諫

李壽慶南天漢啓曰安有主宗廟十年之君而不以嫡許之乎宋浚吉李惟泰獻議依據宋時烈之葫蘆協勢助成箝制一世之口尹善道言雖峻激若其宗嫡統之論可質百世而受時烈之旨者遽請殺之國是已定討逆寧容小緩請宋時烈遠竄宋浚吉追奪李惟泰削職 荅曰宋時烈雖有乖亂之罪今已黜竄之後削黜亦足懲矣况宋浚吉李惟泰不過隨參有何追削之理乎修撰任相元兵判李尚眞大成南九萬啓伸救 上下未安之教時鑴使楨柟居中閙弄外使李宇鼎連啓竟遠竄時烈于德源左相鄭致和

割曰宋時烈己亥禮議不過一時無情之失豈有一
毫他意合啓中貶薄君父之說萬萬非本情以此為
斷案則宋時烈死不瞑目豈非至冤極痛乎答曰所
謂一時無情之事云者予實未曉也豐陽君張善徵
疏救答以誤禮之人不可汲汲營救兵判李尚真疏
曰無論時烈之有罪無罪只以 孝廟賜表之遺意
釋之則 殿下仁厚之德光于 孝廟司果李樺等
一百四人上疏 上曰節節陰慘還給幼學朴泰斗
等二百三十八人上疏 上曰語意陰慘疏頭停舉
司藝金益廉校理尹趾善前教官黃世楨上疏或遞

或竄鏞又疏斥宋時烈李惟泰答曰忠直之言溢於辭表予甚感歎執義尹拯疏曰朝廷方治宋時烈壞禮之罪時烈即臣之師也臣身亦有負犯曾於柳世哲疏湖儒陳章對辨臣實代製妄有論說理無倖免答曰勿辭兩湖儒生鄭祥龍等上疏 上曰疏語極其凶慘擬君父於宋寧宗之昏比諸臣於韓侂胄之奸宋時烈等指以為宋朝儒賢只知有宋時烈不知有君父可不痛懲疏頭配慶源其餘十人停擧文義人黃錩疏曰罪在 祖宗之人 殿下安得以私之不告 祖宗之靈也 上命留中繼儒成虎錫等金

浦人李萬亨䟽論宋時烈被罪事還給開寧生員薛
居一䟽請告廟事留中清州柳弼明䟽論服制仍進
殷周世系宗統之圖鐫啓李萬亨之䟽醜辱朝紳柳
弼明之䟽辭說悖逆請拿来竄富寧積又請還收
施儒罰兩司鐫閔黯俞夏益李沆啓時烈柄執朝權
謬守私見壞亂世道陷溺人心其害甚於洪水猛獸
請前大憲李惟泰前執義李翔並遠竄金益廉削出
依啓 上曰弼明以時烈為無罪徒知有時烈不知
有 孝廟也斷以逆律鞫問 上曰弼明亟䟽必有
指嗾製給之人期於摘發初弼明欲伸辨宋時烈請

製疏於人莫有應者忽有不識何狀人投以疏草及被訊不知其人姓名故枉引崔愼愼受刑幾死而不服謫泗川愼富寧人官直長弼明受刑謫旌義掌令趙嗣基疏論宋時烈之心路人所知鑴嗣基夏益請罪人時烈移置南邊閔鼎重李端夏削黜 上從之時烈初配熊川積請竄無瘴癘之鄕答曰時烈之極罪神人之所共憤以正國法以雪 孝廟受辱之恥孤之日夜切齒之望也卿辭至此移置於長鬐荐棘金吾郞沈良弼在途驅迫困辱而時烈處之泰然及到配良弼親董荐棘子弟援例請設後門而不許時

烈自德源行過襄陽勿淄村前猝遇大雨急投村舍
則其屋柱有詩曰三傳市虎人皆信一掇裙蜂父亦
疑世上功名看木鳫座中談笑愼桑龜而上句順書
下句倒書矣隨行諸人見而異之問之屋主則曰前
年五月間有過客書此而去曰來年此日更來相訪
云尙不来不知何人也實乙卯閏五月二十七日也
或曰李啓玄詩也啓玄讀易萬遍預知来後者云兩
司南矢漢李䪜以時烈絶島圍籬告廟事發論儒生
李九碩請改撰行狀儒生朴瀗䟽論宋時烈誤禮救
尹善道等又曰時烈竊明繼照之初幸其有由之勢

妖肝鬼胆又可試於幼主乃曰 先王之照其肝腑
者必由於數三公子倡為陰險之言以為網打一時
名流之計驚動 慈殿疑惑聖聽搆誣禎楎以售計
又曰不欲歸嫡統於 孝廟使 殿下不得為宗統
之主罪浮仁弘之媚昏主積劄曰數三公子之說從
何得聞潛逼之說徑加於 慈聖之尊其不敬非言
及乘輿之比也又聞此人短於為文尋常擧業亦不
成様云今若招致政院使著一通文字情偽莫遁答
曰濾跡陰險巧惡之狀驚駭莫測將欲究問今觀卿
劄實合孤心 慈殿下諺教曰生固無益之人至今

生存不忍聞之辱及於 先王且以予之故貽害於
主上盛德不能即死之故得聞如此之言心神靡定
玉堂柳命天柳命賢請罷嚴加處斷 上曰濾為先招
試政院都承旨李弘淵啓曰招濾依擧子例坐於庭
下出題以給則初以為此擧前史所無決不可創規
責以君命則始乃起草不但窘作最甚旣以代括母
上書為題而有若泛論揷入渠陳疏欲滚合為文大
臣所謂短於文者似實狀矣 上曰 先王親鞫大
禮豈有二三子論於其間乎驚動 慈殿之心尤極
痛駭拿囚鉤問指嗾製給之人以啓同副承旨趙嗣

基疏論瀗疏辭巧中一時之忌諱非敢非毁 先王
慈聖則與誹謗有間也瀗一向重治則適足以歸怨
於 慈聖也語及 慈聖指意陰險 上曰趙嗣基
身居近侍敢以人子不忍聞之説加之於君上營救
危險之人削官 上曰行狀中議禮一款殊欠明白
招吏判尹鑴改撰判樞金壽恒劄論廷臣以執國命
作威福論罪時烈 孝廟睿聖 先王公明豈受制
於下乎臣强之説發於北譯上下憤惋臣强則主弱
也當辨之誣不在異國而在朝廷又曰嗣基被罪右
瀗之徒訖可少戢而百計營救其爲瀗地則至矣獨

不爲 慈聖地乎又論禎𤎩事荅曰 孝廟之待時
烈猶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昭烈之於孔明
太宗之於魏徵則竭力圖報之不暇而反生陰險之
計貶降亂禮嘗論以一罪以 孝廟禮遇之故施以
次律卿所謂徒急於罪時烈不知侵犯于上者尤極
驚愕又曰至有勸 殿下以照管 慈聖之動靜云
者是將欲離間𠇍母子耶禎𤎩所犯持身不謹而已
時烈則身犯一罪卿反救一罪之人使我至親陷於
不測之地予實痛國家之將亡也臺諫金徽李瑞雨
等請罷職 上以忌君負國窜壽恒靈巖朴瀗原情

曰婦孺皆知時烈等誤禮而尹善道趙絅柳世哲陳
疏終不得請　先王晩年覺悟必有數三公子出入
宮禁交相浸潤之致書其情態文短未瑩某政由某
宦之說聞鄭維岳之疏而插入　上曰終不覺悟等
說叵測嚴刑鉤問積鑴穆伸救　上曰朴瀗原情中
數語無非悖逆無根之說事當嚴鞫必得其人而累
次刑訊殞命可慮定配刑六次配羅州時鄭太和配
享廟庭兩司以誤禮請改正　上允丁巳鎭川人朴
之瀗時獘疏末請告廟蔡悌胤等李溶等疏請告廟
不允晝講時特進官李元禎曰大統旣定豈不可告

廟辛乙巳削勳亦告 廟而尹元衡未嘗加罪 上曰
予謂欲為加律之意矣持平金璁擢㨗請告 太廟答
曰向者李滐為名者滿紙疏說予惡其秉心之不美
爾等又發端其心不可測時奸壬輩議告 廟後殺宋
時烈延及議禮諸臣以危逼長秋也國舅金萬基待
命 上諭使還第不從其論鄭知和劉曰以人臣罪
名上告 太廟而有保全之理辛元衡已於 明廟末
年死而僞勳削於 宣廟則李元禎告君誣罔何也
答曰予志堅定引見時積日告論不當誠如 上教
只願終始堅定勿摧折臺臣大運曰初知告 廟過矣

近因公議始知其必行之為當而 上教如此不必
強行穆曰有事必告告廟不可已兵判金錫胄追入
請對曰已亥服制專用國制固非時烈之做錯今雖
不加罪告廟之後決莫容於世矣大運曰雖稱國制
其實時烈刱已論 上曰見鄭判府事劄可知元禎
用譎欺瞞之意元禎又疏辨知事金壽弘疏請告廟
不允生員尹櫶等七百四十二人上疏 上曰贊揚
時烈紊亂已定之邦禮節甚痛駭此疏還給鑴穆大
運交請命遠竄江界櫶之封章也都民掃除街路具
酒食爭相迎勞生員尹夏柱等三百九十一人疏請

同罪被罰還給湖南儒羅重器等六百五十六人尹
憲卿等一百八人上疏　上曰疏語陰慘敢為救鮮
罪魁疏頭遠配柳命天李鳳徵李聃命進士韓用明
孝純曾孫相繼論尹攜事復伸告　廟之請前叅奉洪益亨
四學儒李碩徵等一百十一人太學生李震翼等六
百十六人疏皆荅以告　廟予志堅定何如是紛紜大
諫李元楨正言朴鎮圭又請已亥貶嫡為庶甲寅改
庶為嫡之由文以告　太廟教以頒中外荅曰過激之
言斷無允從並停勿煩兩司遂停啓嶺南生員李在
憲等一千五十一人湖南儒薛奎徵等疏荅以告　廟

斷不允從進士李東亨嶺南生員蔡河徵以疏救罪
魁積等啓竄東亨慶源河徵慶興大臣入侍時贈參
判尹善道禮說命入之龍仁人趙守善疏曰時烈一
致于獄嚴問其情則理屈伏罪才過半日千百邪心
渙然氷釋請斬時烈之疏亦必自其黨出矣答曰疏
辭未穩當還給校理崔錫鼎上疏大諫閔宗道大憲
吳挺緯請竄錫鼎 上曰錫鼎之申救罪魁其態可
惡而遠竄過當矣生員宋尚敏疏論前後禮制且頌
宋時烈宋浚吉 上命嚴鞫鑴等治以逆律尚敏刑
五次不服而死子孫族屬皆禁錮辭連人校理趙根

洗馬李㙉縣監申啓澄具時經朴世徽分窠積請與
錫冑作禮說憑考宋尚敏所進冊子打破邪論曉諭
國人　上允之
附科塲起鬧
丁巳十月設增廣文科會試賦題羡疢不如惡石舉
子輩以有觸諱不可製納請開門而出試所草記請
改題試取　上曰此題出於左傳予已考覽矣文字
之可合書題者何限而乃出此題雖出無情事甚可
駭試官推考閔熙曰此題意無異於檀弓免子游裘
右相許穆劉曰彼陰附時烈亂統之說以無義無據

之意引左傳隱然試諸生諸生據大義不作則不得
已改題而諸生或有不作者云左傳引喻專以捨長
立弟為非歸咎　先王用意無狀昭顯雖有子　先
王所廢不可以有子論　孝廟　先王所建立則亦
不可以非嫡論也其所謂美疢喻於何惡石喻於何
大禮既定之後罪罪人不嚴羞辱至此實國家自名
之也鑴大運引見時命試官拿問會試罷榜禮曹正
郎朴泰輔原情堂上試官搜賦題不得矣身偶閱左
傳見有美疢惡石一句語拈示座中僉議歸一遂書
題出掛偶然拈出譏貶為罪千萬曖昧　上曰朴泰

輔以最末試官敢引左傳廢長立少之文以試多士情狀痛駭遠竄李正英李弘淵尹深睦天成金璁李華鎮等身為試官出題一任朴泰輔之所為本意矇不致察昏謬可駭並徒年定配監試官朴挺輝申濼削黜咸安人鄭東喬疏言權紀以大哭明倫堂出題於鄉隣泰輔又出此題云

江都授書獄

己未三月發諸道僧軍築墩臺於江都前水使李偶領其役有一儒生乞糧偶給米數升留話數日後儒生使主嫗傳送一封書於偶而逃去其書曰嗚呼此

何等時耶昏亂罔極之時也苟有義氣之人必當革
廢亂朝以正國家今諸公得大衆擄近都此天假手
於諸公今之為政者欺君負民亂其國政而反憂外
寇勞民築城此何心術也今十三日即癸亥反正日
也以此日方議入直僧軍合勢各持蒸米一斗入城
之後昭顯孫林川君即慶安君子而時在安國洞此
真聖人而國之宗統也今日之禍以宗統之失其序
也國人孰不欲立此君以正國祛朋黨而時勢所制
不得立也今諸君為立此君以正宗統以祛朋黨則
撥亂反正非特一時之功領相兵判訓將直為斬之

先城亦不可不除去也禡送書于兵判金錫胄此逆
柟所指使欲魚肉搢紳計也錫胄上達各營直宿許
積奏請捘書人捕捉購賞給銀千兩後無職者直升
嘉善已升堂上者超二資公私賤免賤拿鞫禡壓膝
二次烙刑十三度刑二次不服鑴等以為凶書宋時
烈與知兩司啓請島配自長鬐移巨濟栫棘及時烈
渡海也固城守金聖佐以元楨親屬囑篙工行計舟
纔離岸水忽滿舟幾致覆没庭鞫時左相權大運啓
宋時烈安置巨濟而必有徒黨往来交通之弊来去
之路由統營轅門使統制使絶人往来事下諭從之

蒲又壓膝一次刑二次不服李廷彬刑一次不服積
使備局郎告政院因廣州出身来告凶人相似者奴
主捉来庭鞫李有湞刑一次不服後承原情承服有
湞子弘道原情承服有信刑四度承服有湞投書事
承服鉤問同黨壓膝不服有湞結案以 孝宗以仲
子承統林昌以嫡統失位西人以此争執謀逆的實
斬安置臨昌臨城於濟州有湞縣令錞子府使淑明
孫投書中有吾家倭洞李參議枝茂家邉事成相尋
有湞家在倭洞而凶黨之所嗾也弘祖弘道弘式有湞
侄刑五次壓膝不服放送物故罪人李有湸既知有

湞可疑之跡而不即告當論罪而但有楨之承服専
由於有湸之明白指證後承之捕捉亦由於有湸不
為同謀據此可知減等定配亟黨欲遽殺之滅口故
有湞未及究覈而死告變人李仁徵除同知有湞家
田庄賜給積請劇賊正刑告 廟須示大運曰邦禮既
定不即告 廟終致謀逆之變告 廟須教不容小緩錫
胄曰濟州吉云節不知何時之賊而就捕只二人亦
為告 廟須教吳挺緯李元楨等一辭相對 上曰擇
日舉行大運曰告 廟辭須教文以因時烈所倡而成
此變之意措辭製進宜矣依允時把子壓橋掛書曰

南黨涸濁西類怨恨人心離反國事無津宗社危急
天意未定大變已迫初九元衡之患定在八昏又列
書西人當為剪除末有北部私奴居昌執訊可得其
眞之語柳赫然啓達捕廳大將金東屹啓幼學辛聖
老居昌之主李煥尹鑴家客居昌移送禁府鑴上客劉請招大
臣卿宰可與圖事者大修警備設扈衛搒書所出諸
臣將兵在職者即易置之又劉請親覽搒書至於將
兵卒典宿衛鎮畿輔之人急為改易黜觀斷行勘定
禍亂幸甚又劉曰囚人李煥擧臣姓名於其供辭云
煥固臣之窮鄕踈族往来臣家者也煥實有罪則不

能早自拒絕臣之罪也知其無罪由臣而死則臣又
愧之大運啓曰闕門至近之處肆然掛書不過怨國
之徒爲之而師期在於明日而異於私家投書
之類請跟捕居昌詰之其事遂歸於鑴客煥承款而
鑴連劄容救之積等雖斥煥爲妖惡而終爲鑴遮護
其事遂觧然人皆疑鑴等所嗾而積大運輩反歸於
宋時烈之釀成恐動　上聽又使蔡範夏李之麟上
變告宋時烈越海招寇指日犯闕積率卿宰請用極
律臺諫李寅賓倡之也穆屢劄論之不允告廟文畧
曰粤自己亥奸臣亂統以嫡爲庶指長爲衆敢引四

種至以裒免貶上降尊孰不可忍皇考斯痛擴經正
訌討罪未竟王几遽憑藐爾小子先志是承逆竄巨
魁典禮乃明想我　列聖悅豫寘寘顧彼稔惡不小
悛改怏怏失志日益怨懟締結煽動馴致亂賊今茲
有湏乃其羽翼投書賊儁滿紙凶言既有內圖且結
外援儁誘緇徒期日犯京謀剪將相火攻宮城誣及
宗統謂以失序覬其屬意宿謀畢著包凶畜禍厥有
所自權瑨製進教文有曰秖緣大憝之罔悛以致私
說之益熾夷倫斁紀終為無父無君之歸履霜堅冰
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久矣黨與之煽動果然逆節之

釀成逆賊有湞攀援近親而欲移守宗祏祖述謬守
而為亂於邦家大提學金錫冑製進自秖緣以下三
句李夏鎭權瑎諸人追改錫冑上䟽曰文成之後復
諸備局坐待大臣招李夏鎭等添改三四句語而臣
仍作江都之行伏見頒至敎文則其文與伊日所見
者主意大相别繼得藝苑所報則三次改定之後猶
不使館閣需次之人代撰而仍冐臣名云此正諺所
謂張三操刀李二償命天下乃有如許乖謬之事乎
大臣三司請對積曰時烈罪狀旣具於三司之啓而
自古權奸罪惡旣著寧有不死者乎當初中外每以

誤禮貶降為其罪案而臣則每曰渠雖無狀受 孝
廟罔極之恩寧有貶降之意必是執拗之致及見抵
時相書出則臣始知其心矣副學柳命天曰其書所
言皆是不道而温泉則逐年行幸咫尺 寧陵一不
展謁初以弘濟洞為近而不用雖若 寧陵之近不
能展省與 英陵何異哉是何言也積曰尚敏册子
投進尤知本心大運曰時烈元非欲臣於 孝廟工
判吳挺緯曰鄭仁弘以廢母伏法時烈貶降之罪浮
仁弘矣護軍尹深曰逆節既著雖欲生之得乎持平
李漢命曰尚敏既死時烈獨免乎禮判李元禎曰有

湞之書自時烈而發也大運曰臣等欲殺宗社罪人
而不蒙允則何敢退乎以日暮為限必得下教然後
乃退 上終不允右相閔熙戶判睦來善刑判李榏
禮參權大載江留尹以濟承旨李䌖玉堂睦林儒沈
檀睦天成李湜吳始萬金聲久持平裵正徽李華鎮
金儁相李寅賓一套陳達 上曰勿煩嶺南生員李
顯命等湖南人柳東錫上疏答以斷無允從之理先
是參奉李三達疏言臣父欄於己亥與尹鑴共論期
年之非宋時烈必欲置之死地臣之伯父楨子三才
素不為子弟行臣父誚責訓戒三才不遜於臣父三

才之外從叔叅判李端夏本以狂易之人附托時烈
與三才做出謗書詬辱臣父其時大司諫李泰淵啓
曰幼學李㰌外釣學行之名內懷悖險之心貪財醜
正見棄於人久矣三才叔李立身無後身死立身妻
具氏取㰌兄子三才稱以侍養將托後事則㰌也憤
其不得分占財物詬辱具氏罔有紀極又以謗書數
罪具氏無復人理請令攸司治罪並與三才嚴刑定
配抱恨入地云至是積等言其論禮有功至被奇禍
宜有贈典廷議不一命特除三達六品官○李元禎
之子見黃勉齋集語其父曰吾輩將無以爲辭元禎

曰勉齋何足言雖有朱子之論奈今日何鄉人問李同揆以禮論是非曰宋是然則何攻擊若此曰 上心所惡自不得不然而當伸於後世矣○時烈嘗曰吾少時問命於術人人皆不能知惟一人詠之以詩曰山河崎嶇路騎牛踏雪行盖所行之路又是崎嶇而所騎者牛也所踏者雪也盖是形容吾窮相也

庚申獄案

先是 上雖用一番人而不以兵權授之戊午領相許積以其黨擬御營大將 上不用特移授金益勳積黨洪宇遠疏言兵權太重并及金萬基摠戎使金

錫胄守禦使中兵之不可時積妾子校書館正字堅為人陰賊薄有文墨小技藉其父之權勢驕奢淫縱奸騙良家婦初武人李東耇女名次玉為富譯徐孝男子婦而有美色有人設計強淫而秘其跡故不知誰為也己未右尹南九萬疏曰臣聞萬口喧騰之說清風府院君妾弟即許堅之妻也府院君妾與堅相詰往其家為堅所毆折齒毀傷號哭還歸惡聲載路掌法之臣不敢問誰何此古所未有也又聞尹鑴斫西道禁松數千株造家云凡斫松滿十株則罪至徙邊而宰相權門盡山斫取而不問豈不寒心且聞近

日勢力之家掠人妻妾奸騙狙詐人言藉沸臣不知
其人而此古今所未聞也 上令攸司明查堅及妻
禮亨堅異姓弟柳徽拿囚積疏言堅以其妻淫行將
欲移出其姊同轎而来發惡云鑴以斫松事疏辨李
京權大運力請勿行查判尹金宇亨右尹申最疏曰
判官沈益善叅奉李相殷監役宋光淹摘奸則加佐
洞幼學金世輔先山松木三百六十四株尹大憲家
所去指證明白將為書啓而大臣重臣命勿行查不
勝駭惑於是卿宰儒生交章伸鑴而斥九萬金世輔
杖配宇亨最因臺啓罷職禁府啓府院君妾之折齒

歸之自仆觸傷禮亨與柳徹交奸罪并絞刑曹啓掠
人妻妾事無實金錫胄請移捕盜廳大將具鎰申嚠
合坐推覈李東龜奴婢及徐億萬婢子等招內某日
暮時有一漢持鞍馬稱徐同知送馬且言同知妻猝
得重病生死未分億萬妻次玉信之不疑乘馬而出
牽者促鞭橫走婢輩追之不及過五日後次玉乘昏
棄置於徐孝男家前掠去人即社稷洞許正字堅也
東龜次玉則隱諱不服大臣權大運閔黯力請移送
禁府堂上吳始壽睦來善李夏鎭鄭維岳推問皆變
辭放送竄九萬巨濟鎰金海後次玉受堅旨誣趙璹

潛奸杖殺時許穆劉論積締交戚里宦侍堅所爲無
狀九萬發之而掩匿覆盖九萬竄堅卒無事人心益
不快　上曰領相三朝元輔卿亦山林耆德不念寅
協以此不忍聞之言加於首揆予實痛惋也盖自甲
寅後南人分清濁　上以權大載權瑎李沃李鳳徵
專主峻激分明角勝使朝廷潰裂議論乖張并遠竄
儒生李后平疏論積曲護子罪惑於妖妾使妾持家
薄其正妻家政紊亂許穆擾實痛斥　殿下反加詰
責右積者褒之右穆者斥之乃以權大載等四人竄
逐此真怒甲移乙也　上以后平挺身救黨竄慶源

當時豎潛囑右賛成鑴吏判李元楨請都體察使使積統兵權至請都督中外兵馬日募壯士校才置麾下訓將柳赫然受豎旨設伊川屯兵使豎妻甥別將崔萬鐵及弟屯將萬松任其事為私兵操練又製胡服計叵測先是麟坪子福昌君楨福善君柟福平君槤自 顯宗朝驕溢柟以代奠 大行顯宗恒處闕中交結閹豎至復土訖楨槤與宮人尚業貴禮淫亂清風府院君金佑明請酌處楨等及宮人而其甥吳挺昌嗾其黨素與楨親密者鑴及積求為急對請佑明究問本事佑明蒼黃昏命於金吾門外 明聖后大

驚痛曰禎桓之事 先王所知未亡人嘗聞教也吾
親方陷僇辱吾何可深居内盡而忘竊負之義乎即
招諸臣于簾前諭旨激切又謂積曰予以同寅協恭
之意已言之矣何以使國事至此也積曰燈燭在彼
臣豈敢為黨論𢛳出惶汗如蒸及出張善徵於座中
更為燈燭之說曰前日 慈聖下寅協之教有一垂
涕之臣而竟無小益積慚之於是鞫禎桓等尚業供
仁宣襲歛時禎執手後或抱持相語貴禮供會祥
殿高欄被刼云禎桓宮女等減死定配後皆放還先
是柟等與佑明及諸南交結日深至於潛奸宮女將

有不利之漸　明聖后雖知之以佑明不應無奈何
時有許珽者　仁廟初潛時友人許啓子也為長安
大俠一日突入佑明家曰吾外南內西也公外西內
南也與公偏論可乎珽曰　仁廟吾父之別交故
仁廟子孫與吾父子孫為世交今吾世交之子孫如
彼單弱危不保朝夕吾憂之寢不成矣乃涕泗滂沱
佑明大感悟即入白禎柟罪狀積告其曖昧　后痛
哭叱曰吾目睹之事為曖昧耶積惶恐失措乃請罪
明日鐫有管束　慈殿之語趙嗣基有負罪引慝之
語洪宇遠引易家人卦為內外正位之論李漑揆朴

憸之徒日進邪説欲芟除異已而將欲行甬瞻之事
嗣基至比 大妃於 文定穆建議親耕盖親耕則
后當親蠶當備嬪御欲仍此媒進挺昌女動搖長
秋盖挺昌女有美姿故也錫胄患之而未能止及壇
墠戒日天大雷雨以風破裂帳幄 上遂不行當是
時柟等怨 東朝益深挺昌等爲羽翼交遊朝紳締
結饒弁值 上初年多疾陰蓄不逞窺覬非望但西
人當路恐難售計遂合諸南以鑴穆爲師欲排西人
而無隙可乘乃密謀曰若排去領袖宋時烈則西人
必盡起而扶護隨扶護次第擯去則可以盡逐西人

而第遂時烈攙何爲罪曰已亥禮論終拂人情以此爲罪案則去如反掌遂譖間內外以煽甲寅之禍必欲盡殺善流因李有湞凶書元楨大載等請加律時烈西人一空於是柟等潛語堅曰今 上如有不幸汝使我爲嗣我當兵判汝矣堅方以爲及第不得清宦爲寃聞之大喜祭天爲盟家置王者服使術士天文學教授鄭元老(光弼庶孫)崔晚悅(燕岐人)爲密客以筭命望氣之説誑惑人聽及庚申春反謀益急伊峽兵指日將起金益勳素與元老熟知其謀厚待元老多得其端緒言于錫胄欲發其機錫胄猶持重萬基勸以

勇决而事未發會錫胄粧屛給休紙於屛匠偶爲還推屛匠誤雜堅家休紙幷納錫胄見一簡有麗水辛女除去後可圖之語盖 內殿辛丑誕降也乃密啓而同蕩基詞察 上密名別軍職李立身忠壯將南斗北朴斌潛伺積赫然賻家動靜来告錫胄與白金四百兩三人分持授三家各押其娼妓出入無間密覘其奸謀一日賻家婢有痛指端者曰吾宮近造戰服連旬執針指端傷痛問用何處曰三升一同造戰服治百襲而用處未知也立身悉以奏時庚申三月二十八日積迎其祖知中樞忠貞公潛謚宴是日天

雨 上謂侍官曰欲賜油遮日對曰內儲油幄已盡
持去 上怒曰御用帳幄任意持去韓明澮所不為
也即命掖隸服獘衣造宴處見一時權宰畢集赫然
柟等居右西人則吳斗寅李端夏數人而已都人喧
傳積伏甲置毒即席將害金萬基錫胄仍擧事時積
邀兩人甚勤使堅躬造者五而錫胄稱疾謂萬基曰
吾兩人不赴彼必疑大監可往萬基子弟偏裨交諫
無往萬基曰謀人而使人疑之非計也薄暮始至下
轎風落帽從人失色萬基不動而入積致謝萬基笑
曰昔魏文侯於虞人雖雨不失期今與公期安敢不

来入座便稱虛乏徑取他盃而飮只喫菜茎而巡杯
則牢辭慮或有鴆也掖隷還奏　上聞其黨重勢張
決意除芟即牌招萬基萬基赫然申汝哲萬基隨起積攘
萬基手曰此何擧措公必知之萬基荅以不知拂衣
而出衆愕爾柳命天一云李字愚勸積請對覘變積曰自
去十月　上顯有厭薄之色雖請對無益命天強之
積及溉促駕詣闕　上已下敎曰宊異荐臻危疑多
端訛言飛騰將領之任當以國家至親位高者爲之
以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除訓練大將受符柳赫然三
朝宿將予甚倚重而二十年在此任及今年老姑爲

鮮任以申汝哲除摠戎使於是堅等胆破凶黨散落府院啓論鏞光海孽臣孝全之子欲掩世累假托儒名及登清顯貪鄙受賂名為祭酒減騶而受金及處憲長籍禁而發尸故緩死因沮格君命又敢以照管陳於榻前堅驕奢淫縱情跡陰秘請簡遍於八路憤怨登於一國獨其父不知嚴氏世蕃亦不過此國之妖人家之亂子又啓楨柟樫形勢日盛氣焰日熾卿士大夫締作心腹之交驍武悍弁結為射獵之徒肆然無忌乃竄鏞甲山堅南海楨等島配積疏曰臣名位已極風燭將滅何所企望而敢生偏係之心以就

不忠負國之誅靜夜無寐默念身世惟在剋去偏係
小補河海耿耿此心天日照臨而見忤彼此斡然孤
立以其平生所不為者被譴於仁愛之天將何顔面
歸拜 先王於地下乎荒江冷寓達夜自訟一則臣
罪二則臣罪荅曰不能調劑終未免撓撓於浮議予
實咄咄本職勉副時元老窮而欲上變狼顧未定益
勳以義激之使仍錫胄四寸弟佐郎申範華發告於
錫胄是年四月元老萬鐵上變告堅柟李台瑞等凶
謀 上招萬基錫胄衛宮城萬基以訓將屯敦化門
錫胄以御將屯弘化門設鞫内兵曹柟施威承服以

不告同黨刑一次堅原情承服鉤問同黨刑二次台
瑞及李尚立姜萬松屯監色吏姜永達伊川縣監李
東益別將洪有夏尹禎楨桱枏積並囚　上曰體府
復設時鑴非徒力主其議以金錫胄差副使有不悅
之色顯斥君父積加出副察一負必以鑴為之予甚
惟之此說發於元老之招極為痛駭鑴配所圍籬枏
以交結賊孽敢懷非望與堅會元老家堅曰若有不
幸捨大監而誰國弊深痼他日須善為且打破黨論
宜當處絞堅與枏會元老家謀不軌殺鷄瀝血盟為
兄弟令台瑞嗾鑴元楨復設體府結聚武士正刑

上曰堅招既無積與知兦謀之事依嚴嵩例貸死籍
産放歸為民台瑞以為柟謀推戴與堅論乹象斬台
瑞子景毅及萬松同叅斬李煥招已未匿名書果聽
台瑞指嗾台瑞製之景毅書之掛長竿同台瑞奴業
曉往掛把子壓橋初議於許積家西人中名宰武士
及有嫌之人欲為盡除并朴尚元斬領相金壽恒啓
柳赫然不禀擅操之罪固難容貸而逆謀同叅無所
著之事三朝宿将年過七十酌處何如減死配大静
尹鐫刑四次不服還配政院啓請更鞫命送撥馬拿
来傳旨畧曰罪人尹鐫以文墨末技粉飾奸言簧民

田土攘人丘墓侮聖慢賢移易經傳章句為世所棄
予以求才為急不辨忠邪以至卿相放縱子弟作弊
閭家玉果座首犯律當死受賂緩死鑴與楨柟外家
五六寸之近親潛通謀議楨桱紅袖之變排闥營救
其欲離間兩宮則曰　殿下何不管束　慈殿之動
靜乎鑴之本心路人所知台瑞壽慶碮鑴之腹心也
尚元煥瀗鑴之手足也初與積相矛盾台瑞用計復
與相親復設體府自占副察以台瑞㗖堅以為必得
之計觀鑴前席盛怒之色聽積再請加出之語予固
致疑今見元老等招云云前後罪狀合置邦刑而叅

酌還配昨見客劉仍燠匿名書以為其言危急至請
易置將兵諸臣欲魚肉諸臣包藏禍心不必鞫問特
為賜死鏞却藥不飲使者曰　王命也鏞叱曰歸語
汝王待儒者如此其薄汝國家能不亡乎鏞為人凶
險厲狠為學背馳朱子嘗為祭酒造渠所坐交椅刻
兩頭龍形其無君之心如此夜處暗室中目光如懸
兩炷燈射壁有詩曰雲開萬國同看月花發千家共
得春當時時烈之被竄皆鏞指使禎柟居中鬪弄也
宇遠黯宗道逵等因臺啓遠竄凶黨之干紀者並流殛
堅誅人爭剖腹刳腸殆無餘肉壽恒白日次王事古

今所無之變也趙璿之死尤為至寃 上曰今無更
覈之道對曰次王尚在豈難覈乎命嚴覈次王招上
年正月吳四寸娚李時靖迎妻吳身往叅日暮吳婢
淑只來言吳舅母病急送人馬來云遂疾馳淑只落
後俄入一大門被捉入房舍則一兩班年可二十七
八而面鐵髯小者遽為刼迫堅鎖房門被刼經過二
夜朝夕以其飯除給吳身號泣不食窺見窓隙則其
家庭廣濶多松木第三日暮雨送置于吳父家洞口
故潜入房蒙面而卧告實於母而父性急故不敢言
而掠去兩班其家呼之以正字後聞許政承子堅云

次玉外叔朴纘英招堅戲曰汝任女姿色絶美云吾
欲一見矣身敢生攀援仕宦之計果為潛通掠去刧
奸獄成後堅與萬鐵誘納招以趙璿教誘樣初招不
告則堅着羅將衣低聲語援引至三招依堅囑以至
反獄而同知鄭維岳専主筆削言亦不書不言亦書
變幻供辭璿之死矣身之横罹皆由鄭同知特命其
時判禁呉始壽三水逺竄睦来善李夏鎮罷職臺啓
鄭維岳謟事倖相親診妓妾之脉媚悦近宗請給伴
從之隷次玉之獄百般設計曲為逆堅之地赴任江
都受餞逆柟積家宴時載送米石維岳及来善夏鎮

并遠竄次王流三千里纘英絞政院啓逆堅家王帶
錢依上年碎玉圭例撞破依允當積之告祭祠堂雌
鷄升床卓蹴覆俎豆又入宴席顚覆盤盂殆無餘積
令提殺曰此酉人自亾之兆及是人謂爲酉人所敗
之兆金萬重啓曰賊鑴竊儒者之名而宿於故宰寡
妾之家逆堅内有禽獸之行殺妻滅口紅袖之變次
王之獄其禍所極幾危社稷録萬基等保社勳斗北
立身等亦參是年秋元老四寸趙彬以春間元老同
參凶謀狼藉及發告之時又不盡白同黨且元老抵
吳挺昌之語極其陰秘言于海西武人李元成告變

前是 上曰吳挺昌身爲卿宰締交賊孽發於元老
之招鑴抵挺昌書曰堅之英雄豪傑李文之所知李
文挺昌字琢島圍置李元楨竄瑞山至是鞫元老施
戚承服云曾往柟家吳挺昌曰太乙有變當爲舉事
內官趙希望在座參聽李元吉韓汝信許垕點同堅之
廳直吳挺昌趙挺時碮子刑各三次不服挺昌壓膝承服
柳必興刑二次不服洪萬宗刑二次不服元吉汝信
碮刑五次物故元老晚悅姜晚鐵挺時焫刑承服點同
萬宗定配挺昌元老挺時晚悅凌遲萬鐵以指證元
老還配李元楨刑七次壓膝不服物故院啓柳赫然

嚴鞫事 上曰仍前傳旨賜死赫然雖與積相親與柟昏家屢出賊招而實不預其凶謀嘗往積家積曰聖候違豫兵判金錫胄埋伏壯士於闕中將欲狙擊大臣云大監何不譏察赫然攘臂大言曰金錫胄何敢乃已小人生時錫胄必不遂此計不過自促其死此出於堅之招而為一罪案也世傳 昭顯世子赴瀋時滿朝搢紳奉 上命而進別詩赫然以武備邊郎先文官而進詩有曰西江細雨君臣淚北闕浮雲父子情人無不嘖嘖其警語而忌之者亦始此云後當仲雪之時有人進湖西路上赫然乘白馬從徒宛

如平昔儀贈詩曰吾王推食解衣衣生死君恩也莫
非明時罪大終難追魂到丹墀秩舊依其人入京已
下復官命云南克寬集曰甲子京師小民夢赫然戎
服拔劒而躍曰今而後報金錫冑矣民驚覺往見則
錫冑已歿矣追録金益勲李師命李元成申範華等
保社勲初勸元老見範華益勲之力也趙泰相自初
譏訶與李立身相識得以機事上變如非泰相雖宜
春君南斗北何以上急書也所以追録 上曰校理
李師命是當初主謀之人勲勞最大一體勘勲吏判
金錫冑疏曰範華初與元老相識元老漏堅柟逆狀

蓋元老初衆逆堅殺妻之謀毆打妻兄之日其時訛
傳金錫翼欲呈法曺痛治本房副室之罪而兵判尢
欲殺元老元老大恐仍生自免之計範華仍此得聞
造逆之端若使範華初無譏詗之實後無驅脅元老
之事何以孽堅亂宗望風吐欵當時錫冑獨掌西銓
以成庚申之獄大抵南人則謂此獄惟柟堅等窺覦
非望猶異犯弑之賊罪止其身足矣至於鑴黨則謂
彼士禍而視錫冑猶冢貞此南人之怨庚申獄也○
積賜死世傳其供辭曰三朝食祿國恩罔極有子逆
堅萬死無惜當爲斷案而凶謀不預云堅誅積出城

待罪人曰逮捕將及盍自裁積曰吾有惡子亂國敗
家為其父法當緣坐當就邦刑以彰王法若欲免誅
先死非所以敬君命飭奴曰堅尸慎勿收任他狗彘
烏鳶食小謝吾罪　正宗朝積後孫濩上言復官先
是積得告在忠州有客身長九尺相貌異常着蔽陽
子佩長劒自膝以下縛以索沒蹐直入不禮瞪視積
良久積色沮曰國恩罔極未敢如命取所把扇幷懸
墜推與之曰以此謝厚意客長歎而去傍人恠問之
積曰客異人也余少時遇山堂畧言余前程曰子當
有大禍吾必告之今果至矣其縛膝以下者示世路

險也蔽陽子為天日不可恃也佩劒刀鉅在前也禍
其迫矣奈國恩未報此身難退何仍歔唏久之終及
於禍積嘗為憲府官見年少賤子眼着如貴公子杖
囚之其妻詬辱門外眼飾亦如之積痛駭並殺之後
堅生時夢一老人曰汝思某年殺人夫妻手罪固當
死而童騃無識之兒安知法理罪父母可也而幼男
幼女一時駢死非所以持良善之心原情定罪也天
以是生此惡子覆滅汝家也積以是語其老族曰此
由余積殃而事皆前定亦無奈何稗史曰積為嶺伯
巡到寧海館於衙軒問其故曰客舍近年五六使星

繼逝故廢之積命館之夜明燭而坐三更大風開窓
有物非人形節節有眼眼光閃閃者無數入積大刀
斫之即盡出有一少年来曰吾四世獨子寃死於此
欲憑大人雪寃仍曰吾年十六登小科既此邑某妓
不幸為妓夫某吏所殺置此板子上十餘年曾有别
星之過此者欲訴寃先以竹精試之皆畏㤼致殞今
得大人吾寃可雪俄者被斬亦竹精盖舍後多竹化
精而来也明早一邑皆謂積死積起坐捉某吏入使
下板子上尸如生乃杖殺男女訪死人父母給尸云

○柳赫然出身初赴防北道還至茂山嶺憩樹下林

中覺唧唧有聲見一蟒偃卧樹下長五六尺赫然以
大杖擊之蟒流血走入林下歸時回顧蟒擧頭望見
良久而滅數十年後赫然為北兵使巡歷富寧府携
妓夜寢聞窓間有裂紙聲異之潛起覘之有大蟒穴
窓而入赫然記前事以手蒙被暗伺之覘其入握其
首力持之大呼從人打殺之雖虫蛇之類久則入神
者信矣○庚申南人換局後判書俞夏益挽叅判李
堂揆曰親朋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半九原惆悵世
間餘老物廣陵殘日又招魂辭語悲楚見者哀之南
人得意時顯者皆治大第於京師崇禮門外阿了峴

日夜歌舞拍手曰爵爵是方言樂莫樂之意也至今人尚呼其墟曰爵爵洞南人不用沙溪禮說及治喪倉卒無可考始覔喪禮備要曰取彼件來彼件者方言不屑之稱也

擠賢誣奏

先是　顯廟庚戌冬至使柟副使鄭樠等二月初七日還到山海關馳啓曰正月初一日皇帝朝拜于城隍祠焚香東西班皆序立於午門之外臣等亦叅西班賀禮畢皇帝還入午門千官皆退出臣等亦欲出来禮郎一人以帝命名臣柟及樠趨入乹清宮門則

皇帝在門正坐於平床左右侍從之臣不過五六人
命臣等上階臣等跪於平床下數步之地皇帝先問
臣耈之年次問與 國王爲幾寸親次問發程日子
之多小次問讀書與否次問名字又問臣樞姓名臣
等隨問以對皇帝又曰汝國百姓不堪貧窮不能聊
生皆將餓死此出於臣強之致云歸傳此意於汝之
國王臣等對曰豈有臣強致此民飢之理乎比年
以來小邦水旱相仍連値凶歉國財罄竭民生塡壑
君臣上下晝夜憂遑至於內供之物亦皆蠲減以救
垂死之民而猶不廢事大之禮今此進獻竭力以備

僅免闕供豈有臣強以致民窮之理乎皇帝即爲微
笑顧語侍郎中一人又傳語曰正使乃 國王之至
親故言之耳言訖仍令退去臣等隨李一善出来仍
問皇帝所與語者何人則荅曰禮部侍郎云其侍郎
亦爲出来與一善相語而去問其所言則一善云侍
郎來言使臣對帝之言甚善云且曰皇帝之名見使
臣至念本國民事且命歸告 國王皆出於親厚
國王優待使臣之意此實前所未有之事使臣亦知
此爲特恩乎云云槩皇帝招見臣等有所勞問似是
優待之意而猝然贅入剩語於民窮之下及聞臣等

卞白之語又笑而只令歸告其無滑意亦可見矣得
聞上年春敕之還皇帝招見衙後張孝禮云如此無
理之說未必不由於此輩云云柟等欲以此嫁禍廷
臣而語無證人頗疑之至甲寅　顯廟上賓乙卯春
清人來吊柟之內兄吳始壽時任右相爲儐使還奏
曰臣到龍川通官張孝禮語諸譯曰皇帝以　先國
王有積年沈痼之疾而事大之誠不替又受制強臣
事有不得自由者故特用異典賜祭二度海伯尹堦
亦見孝禮聞此言云云意在實柟言而其謂堦聞者
杜撰也上下驚痛將發使辨誣許積寢其事尹堦上

疏自辨曰孝禮與臣同閈相親故敕行到平山不計
私覿之嫌直入臣房畧與酬酌而臣强之說初不言
之矣始壽上疏自辨揩再疏曰臣强之說遠有源委
頃年福昌君柟還自燕京并以此說陳達於 先朝
今者始壽又以此說陳於獨前前後辭意大抵一般
往來之臣指不勝屈而俱未聞此說始壽一家獨能
聞之人皆疑惑則欲得別人為證之心宜無所不至
始壽又上疏力辨正言睦昌明司諫李襄論揩誣罔
請拿問積等亦請逮揩對簿終不撓一辭奸徒憤恚
枉法竄鏡城更移洪州明年宥還時議者皆以為始

壽等自刱此言謀以擠陷向日當國者及山林諸人
及庚申柟等誅言者請嚴之廟堂請先令使北者問
諸孝禮 上命申最質孝禮孝禮愕然至指天證無
是言曰吾但戲言朝鮮兩班臭強未嘗有受制強臣
之說乃鞫問始壽及譯官朴廷藎安日新卞爾輔金
起門金裕顯等皆言當時但聞皇帝以 先王至誠
事大而一生沈病享年不永故別為致祭及孝禮有
爾國兩班不善之語此外未有他語始壽抵言廷藎
日新輩同來傳臣強之說及他援引甚多卒未有為
始壽作證者按獄大臣金壽恒等以始壽情狀敗露

而不肯就服宜嚴訊以得其情而始壽嘗爲大臣不
可加刑合有酌處之道 上命始壽賜死諸譯定配
兩司並請嚴鞫始壽以正邦刑諸譯必爲符同並宜
鞫問久未蒙允其年冬備忘記罪人始壽罪固當死
而 慈聖以爲今番鞫獄正法者多始壽之罪比之
謀逆則有間宜特用減死之典以示寬大之德好生
之德敢不奉承特爲減死仍其配所圍籬安置兩司
又請還收不允校理朴泰輔疏論始壽旣曰不自聞
於孝禮則諸譯居其間雖在尋常獄事叅證必先受
刑今日獄體豈得獨訊始壽而不訊諸譯引見時左

相閔鼎重曰吳始壽罪犯盡露賜死之後不知本末之人懸料臆斷至欲更審獄情壞損國體非細此蓋不得取看文案之致請出文案使皆洞知何如 上允之司諫趙持謙啓曰臣以為始壽未自服之前徑為賜死有欠詳盡諸譯未窮訊之前先訊始壽亦似重難有違於執法之論槩亦竊有取於賈誼處大臣之言也大司 尹趾完啓曰吳始壽罪犯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輩此必為日後是非之端嚴鞫得情之請似亦由此而發而始壽曽在近君之列加以刑訊恐不免失當壽恒劄論趾完與始壽之所

自謀如出一套 上答曰趾完挺身救解誠甚駭怪
壽恒又啓曰前後 聖教擧始壽誣辱 先王之罪不
啻嚴截爲臣子者何敢有救解之心乎仍持譎倡爲
此論一種妄議肆行至趾完而極矣 上曰始壽之
罪係于 先朝而持譎爲兩頭之言罷職可也辛酉
五月十一日大憲洪萬容掌令崔商翼李益泰持平
金鎭龜尹德駿正言金萬埰李彦綱校理吳道一李
墪請對入侍力請正始壽之罪十二日 上命賜始
壽死兩司請朴廷薰絶島定配答依啓 正宗朝甲
辰始壽後孫錫忠鳴寃命大臣獻議竟復始壽官

先是李惟泰議禮與宋時烈同及　顯廟初喪惟泰作禮說云湯武自諸侯為天子不可喚以諸侯況孝廟既承大統不可謂庶子要時烈作文字時烈畧加點化而送之曰方静默俟罪況可立說乎及禍色益熾惟泰門人李懿錫陳疏顯示立異之意曰儒臣大臣議定服制臣師入京成服已過朞制已定云及惟泰被謫謗言喧藉至謂新著禮說頓改前見後李夏鎮謂李舜岳曰西人中李惟泰最善人也至已未疏决時右相吳始壽遂白曰李惟泰所見稍異追悔

獻議以三年之制爲是嘗言于時烈則不徒不悟又
從而怒之及被罪後長書遺時烈時烈作書詆毁書
中文字傳播搢紳又有貽書絶交云如此改過之人
放釋好矣命放 上曰惟泰自悟書簡傳播搢紳至
於筵臣陳白特爲叙用 上曰故左參贊宋浚吉不
過隨參議禮而已追削於旣骨之後豈非已甚特爲
復官仍右相閔鼎重言賜祭時庚申鑴等伏法朝著
更化放壽恒等謫 上於禮論猶未祛惑夏仍惟泰
上疏 上曰宋時烈誤禮之罪專在於取貫疏中體
而不正之語指疑於 先王將未免爲疑禮亂統特

施流竄之典今觀李惟泰疏本甲寅年間與時烈往
復曰宋英宗以旁支入承大統而程子猶謂之嫡子
況 孝廟以次嫡陞為嫡子何謂非嫡子乎時烈亦
以為然而時烈嫡統何歸之說彼此相似云既知時
烈之意亦與惟泰無異則不可獨為仍置特為付處
清風時烈曰臣罪自若而自 上誤聽人言徑放義
所不安欲仍留金吾郎曰 上命不可自由時烈不
得已登程是時左相閔鼎重遂白時烈禮論首末及
凶徒搆禍之狀 上益大覺之命伸宋尚敏寃俾錄
其子孫 上曰近觀諸賊之招無不假托禮論以為

圖得正謀之地頃者大臣亦以此為言今此使臣壽
別單所載前日所云者皆出於擠陷宋時烈之計誠
可痛心宋時烈職牒還給拜領中樞府事時烈未赴
清風而歸華陽恥與舊要同利作詩遺意又移書金
壽恒曰鄙意以為 孝廟即是周武王然必奪而後
為嫡故不得不曰聖庶又不得不曰體而不正又不
得不引擅游此實賊臣萬死難贖之罪也彼則泛稱
嫡統是乃本然之嫡統故曩時時輩以為與己符合
而至聞於 榻前竊念次嫡之說已見於 孝考誌
文中何待渠疏而明耶且宋尚敏所見所言一出於

鄗說李叅判與李仲羽書有曰宋尚敏並欲奪 仁
祖大王之嫡統於此尤見其與鄗說大不同也不同
而蒙其禍則古固有安而受之者矣不同而同受其
利則古人亦有黯黮而受之者耶今日事 聖上洪
恩則雖糜身粉骨何可報也第因李蹈之疏實而得
之則自以為脫不如拘生不如死矣是時 上曰已
定禮論更為提起者論以逆律又 教曰頃者修撰李
師命所陳尹善道事極明快所贈職名及美諡還收
臺諫請罪告 廟按律首發之人兵判金錫胄承旨
尹趾善請頒教告 廟文之矯誣者並賜處分 上

曰祭文製述人戶曹叅議權瑎極邉遠竄叅奉崔愼
疏請褒宋尚敏 答曰除其罪目錄其子孫則足以
雪寃至於贈職旌閭事體重大似難輕議也○時
上別諭名宋時烈乃以領府事十月十二日赴名入
侍濵政堂 上慰諭甚至時烈曰累年未覲 天顔
願得仰視 上許之仍曰 春宮時一再見卿今卿
鬚髮已衰白矣時烈曰臣師金長生告 仁廟曰古
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例請如舊儀 仁廟允之其
時大臣惶恐不敢變長生亦不能獨行退而爲悵蓋
君臣之間必顔情熟而後能盡言故也 上曰君臣

猶父子如此豈不好哉趙持謙以檉之安置瘴癘之鄉請令道臣時給藥物以示親親之意承旨鄭載禧以史官奏事猥濫請推考時烈曰古之人君設誹謗之木雖庶人使言人主過失承旨請推臣不知可也檉之所處濱海受傷必多合有變通之道古者人君之近族與他臣有異他臣有罪則戮之於市朝以示與衆棄之之意君之近族有罪則命就磬于甸人可見古人敦宗之意也且楨　仁祖親孫有罪則殺之宜矣至於刑訊恐未安　上遂命改定檉配所○十三日校理林泳白　上曰濂溪太極圖橫渠西銘實

天地造化之始終萬理畢具請令宋時烈進講玉堂
又請令林泳就時烈定口訣以來　上并允之時烈
遂入對進講兩書遂條解說曰太極即陰陽之本體
而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也中庸首言天命謂之性
而此言太極者即天上之又一層論也邵康節言以
天地觀萬物萬物為萬物以道觀萬物天地亦一萬
物此與太極圖說一也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而言之
理何有聲臭哉盖上天之載本無聲臭而實造化之
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
復有無極也泳又講太極動而生陽時烈曰此言動

靜互根之妙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
命者即中庸所謂天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
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以陽靜以
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盖
太極者本然之妙而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一陰一
陽之謂道而使之陰使之陽者即太極也使萬物而
始者陽也使萬物而成者陰也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無形曰道有形曰器太極則無往而不在也陽變後
陰合陰陽變合後水火金木土生焉水陰盛故居右
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沖

氣故居中以氣言則五以時言則四而土氣則無往
而不在也木言春火言夏金言秋水言冬而土則寄
旺於四時者也泳講五行一陰陽時烈曰始言陰陽
五行而自此又次第而上言之蓋五行具則造化發
育之具無不備矣而推其本則亦莫非無極之妙亦
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
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夫無極二五所以混
融而無閒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精以氣言無妄
非虛之謂也性爲之主陰陽五行爲之經緯經以南
北言緯以東西言蓋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陽而健

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大
凡天下萬物各有男女而草木亦皆有男女以麻言
之有花為雄成實為雌竹亦有男女故天下無性外
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男女萬物各具一太極古語曰
萬物統體一太極此之謂也泳講惟人也得其秀時
烈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而人之所禀獨得
其秀故其心最為靈五性即仁義禮智信形即耳目
口鼻而口欲食目欲色故五性感動而善惡生善惡
生而萬事出若慾動情勝而利害相攻則人極不立
而違禽獸不遠矣泳又講聖人主静時烈曰人禀二

五之秀氣以生而聖人又得其秀之秀者也蓋靜者
誠之復而性之真也此心必寂然不動然後可得以
酬酌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故聖人以中正仁義
而必主乎靜此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
神有所不能違也泳曰正與義言靜邉中與仁言動
邉人心不靜則根本不立故動之時必以靜言之時
烈釋下章曰此舉聖人君子小人三者次第言之也
君子修太極小人悖太極君子持敬小人無知妄作
此所以吉凶之懸殊也修之悖之只在乎敬肆之間
而已敬則慾寡而理明以至於虛靜動直而聖可學

矣泳又講立天之道時烈曰天地人三才各有體用之分焉而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剛柔仁義即物之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其所以死矣此天地間造化樞紐流行古今不易之妙故易之道雖大無過於此也濂溪手寫是圖以授兩程而兩程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朱子以為必有微意焉盖疑其程子門人未有能受之者故終不授人云爾泳又講西銘時烈曰盖天陽也父道也地陰也母道也人之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朱子曰子之道也雖體父母

之氣而受天地氣最多舜之爲聖受瞽瞍氣則少受天地氣則多而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性情於人最切故云也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而爲體者故曰吾其體乾健坤順故曰吾其性盖塞字是就浩然章塞乎天地間說出来即氣也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說出来、即理也又曰民則皆吾同胞之人也同受天地之氣故曰同胞同胞即同生言吾之視人也皆如己之兄弟也物之得夫形氣之偏而與我雖不同類原其體性之所自則是亦本乎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

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也盖物與我雖有親疎同是一氣所當愛惜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此意也大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以一家言則天地即父母人君即父母之宗子大臣即宗子之家相如俗稱舍音也聖人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而賢者是兄弟之秀出於等夷者也然疲癃顛連獨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者故凡人君之待大臣視百姓當如骨肉兄弟宜當矣詠又講于時保之時烈曰人君當畏得罪於天即子畏父母之道也自此以下皆言子孝親之意也違天者悖德悖德則孝經

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如崇伯子之顧養頴
考叔之錫類舜之底豫申生之待烹曾子之全歸伯
奇之順令無非事親盡孝之道故引之明事天之常
此天地之所以爲父母而即事天如事親者是也終
之以存順沒寧盖孝子仁人之事親事天者存則不
違其志不逆其理沒則無所愧親亦無愧天此所謂
朝聞夕死而吾得正斃者也朱子作菴揭號順寧已
友大喪以寧字定陵號武王亦謂寧王皆此義也
上曰卿縷縷開陳心胸開豁如披雲霧而見青天矣

懷尼分論

先是尹宣擧乃煌子也丙子之亂入江都及奴渡江權順長金益兼曰事急矣奔往宣擧處議其所以自處之道宣擧曰古人有行之者北地王諶是也二人曰然皆自經宣擧又促令其妻自決而獨不死曰吾當往南漢見父親後自裁誓無負妻與友城既陷龍胡椅高坐驅諸人士入庭中先斬前行數人曰汝輩若不跪降當與此人同庭中人皆跪拜宣擧亦跪拜時 世子使宗室珍原君世完報于南漢宣擧自為其牽馬奴而虜騎充斥道路不通龍胡作一文書掛于珍原鞍前又書一紙付于宣擧毛笠上如我國之

勿禁帖遂得達于南漢其後自恨苟免屛居田舍講

道自修宋時烈諸名賢皆友之朝廷推詡除南臺其

辭䟽曰江都之事臣不欲與言臣仲父烇以宮官致

命不得相抱而死士友權順長金益兼等皆不負志

而不得同日死妻决子棄而臣獨爲奴四圍敵兵莫

不認臣爲珍原君之奴也今尊寵一奴人猥厠於從

士之列不可使聞於他邦也宣擧與鑴善時烈亦之

終不肯絶每惡聞　孝廟大義之説以時烈爲張虛

聲而挑釁禍又譏　上以般樂怠敎而至謂日暮途

遠之批何事不做之敎徒煩章奏及　上眷向時烈

宣舉又大惡之以為句踐詐矣延光狂矣暴虎馮河
者不可與之成事大言迎合不可托以腹心宣舉子
拯師事時烈拯是權諰之婿拯弟推李欄之婿皆南
人巨族而諰子愭欄子三達又其中最傑者拯推多
與愭三達相處拯於庚申獄所聞者皆兩人之言而
拯本虛弱遂為其說透涵以為金錫胄將有大禍且
意時烈自巨濟来若聞錫胄事則必與錫胄有異矣
及時烈上来聞獄事乃曰清城不無保社之功拯乃
失魄大驚曰此爺所見何為如此若從此爺終陷坑
塹必如畢齋之寒暄矣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援及

得朴世采始有背反之跡前是閔鼎重自謂使我當
路則必為靜栗二先生未施之事業當庚申後金壽
恒為首相鼎重為左錫胄為右鼎重素不快錫胄且
惡與外戚同事會錫胄出壃鼎重遂欲設施壽恒搖
首曰當此新經大獄主少國疑百姓不附之時惟當
靜而鎭之不可為紛更以致顚覆也鼎重不得有為
士流以為閔相前日之言都是虛張今已當路無一
施措鼎重悶甚曰阻搪吾意者文谷壽恒號也使山林
人在朝則豈如是乎遂欲彈去壽恒而致時烈即白
上遣承旨招時烈不來又招世采世采曰我雖欲

入山野之人無主人不可濟事鼎重曰我當爲主人世采曰豈山林之士倚戚里而能爲國事者乎時仁顯后巳升中殿故也鼎重尤悶鬱曰使尤菴在此則入來否世采曰然則幸矣鼎重又請名時烈且貽書曰雖不欲當路願暫上來以致和叔(世采字)時烈曰吾嫌不欲仕若使爲和叔主人則豈不爲乎且吾有欲請　太祖徽號當留爲和叔援自驪州赴召邀世采同入不離時烈執弟子禮世采曰尹子仁(拯字)可招時烈曰子仁肯來否世采曰先生與小子皆在此安得不來世采請招拯拯來止果川羅良佐家辭職世

采曰吾當往與俱來遂見拯留與同寢謂世采曰追
録勲削而後可為世采曰不能拯曰外戚之黨擯而
後可為世采曰不能拯曰今之時態異已者斥之順
已者扶之此風除而後可為世采曰不能蓋追録金
益勲李師命輩也外戚指金萬基錫胄鼎重也時態
指時烈也拯曰三者不除吾不可入因留世采三日
盡道其所聞於愭三達者以為若從尤菴大禍將至
世采遂大惑無氣而入來時烈已知為拯之所中世
采乃不稟時烈力排 徽號之議直還坡山是時時
烈以 太祖威化島還軍方請 徽號故也時烈見

事機尾觧自高陽入金剛歸華陽自是京裡少輩趍附世采世采與拯甚好而拯黨漸盛先是癸丑年請其父墓文於時烈而以世采狀文及其父年譜與已酉擬與時烈書盖其年譜以其父之扶鑴爲公心時烈之斥鑴爲過激而擬書盛言黨私是欲爲角立之前矛而全由怵禍之心也時烈始欲無作而自顧平生之誼終有所難辭世采亦屢書調停遂應副而其贊揚之語則皆歸之和叔於是拯揣知時烈微意屢次請改而終不能如其所望末乃有擬書有曰竊看所存所發或未免於朱子所戒王霸并用義利雙行

之說門下道學一宗於晦翁寧有伯與利之可言而主張太過故己不得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獻疑而發難時湖人俎豆宣擧木川人通文有江都俘虜不合享祀之語擬疑時烈慫恿遂大怨之乃論江都事曰栗谷真有入山之失先人初無可死之義遂附趙持謙等為勢當是時崔慎欲上疏排世采則壽恒愕重禁止不聽時烈書責慎曰玄石世采號吾道義交也汝以吾稱師門而敢斥吾道義交也李喜朝取其書示世采世采大喜其子孫皆感激曰尤菴本意如此而前日之妄加詆毀吾等之罪也時烈每

曰人之攻和叔雖如此然和叔終非挺我底人只是
所見或有岐貳處故有時疑我而非其心法回曲而
然也但可畏者拯也權尚夏曰玄石自是外人子仁
實如子弟豈敢反乎時烈曰君之與子仁相知宜不
如我其言果符尚夏謂其門人韓弘祚曰余初以為
尹拯太柔順之人及其後以其父己酉擬書載年譜
獻於尤菴觀之則儘是昏暗底人知人固未易也當
時拯儕流為之語曰明齋暗齋行敎不敎明齋拯號
也行敎拯子也多助其父背師玄至甲子愼疏言拯
抵書世采詆毁奉朝賀宋時烈學問心術之差此專

由於爲父逞憾仍歷言其論議崖異本末愼北人也
時官直長素木強不識忌諱又憤其師受誣直斥宣
擧不死江都不絶鐫之失時議譁然以愼爲誣辱先
賢世釆亦疏斥愼時鼎重壽恒入侍鼎重白拯旣以
義理雙行王伯幷用詆時烈則愼不得已白其誣且
拯於時烈情義之篤非他師弟比而因私憾詆毁不
當復以儒賢待之壽恒白如以拯言爲是則宋時烈
當爲何如人拯之所失非言語薄過可不明辨拯雖
禮遇之人待之不宜如前日也宣擧有氣節負名望
及經江都之變隱痛自廢志行篤實爲士論推重雖

江都事未盡畢竟所就卓然非末學輕議愼疏未免
妄率然只欲爲師辨誣豈有誣辱宣擧之意乎又辨
世采所引金宏弼黃愼事曰金宗直位高而無所建
明宏弼投詩規諷人謂宏弼貳於宗直竒大升以爲
師生無相貳之義必誤記矣黃愼卽成渾門人也壬
辰後 天朝欲與倭通和渾以爲我國旣不能自立
不得不姑從 天朝之命愼謂不可累質於渾師生
之間叩質規諫義理當然而與人私議直斥其學術
本源魯所未有拯資禀甚美讀書負重望忽有此事
見識不明心有所蔽也 上頜之先是拯送書史局

妄引李珥少時學禪事為其父分觧學儒矜文斥以
誣辱先賢四館施停舉於是有李震顏者疏言其事
攻搓益甚政院論罪　上特命停舉壽恒入對曰學
儒為先賢伸辨非朝廷所知而四館官擔當施罰未
可知也搓書中眞有入山之失固妄發而其所謂先
人無可死之義者似與其父本意相左宣舉疏言臣
本情不為妻不為友只痛臣身之苟活無可死之義
則　君父之前豈如是陳達乎搓必以其父歸於盡
善盡美引證先正不當引之事也臣不知李震顏何
狀而只為先賢伸辨何可以斥搓而施罰副學崔錫

鼎進曰江都旣沒殉死固當而宣擧爲尋其父不果
死拯所云蓋以此壽恒曰李珥實有入山之事故自
諉於君父之前宣擧初無可死之義則敢爲虛妄之
辭乎請還收震顔之罰 上從之錫鼎退又上疏壽
恒上劄力辨之是時時烈疏言拯不當以背師爲罪
因歷擧平日與宣擧言議牴排於是其門人將辨理
右相李端夏憂之曰士類論議將益潰裂請飭政院
勿納其疏鼎重言宜俟疏入明白處分 命入其疏
下嚴旨竄疏頭其餘削版正言崔錫恒極言爲師訟
辨李尚眞白父師尊雖同而情則有間拯痛其父誣

辱不得隱忍以全師弟之義未知爲背師也退又劄
陳終爲喪邦之根柢爲言金暐趙正萬李翔等相繼
疏亦自崔慎疏後鼎重等請 命勿禮待拯 上允
之曰如有爲尹拯伸救者大老想必不安而朝著生
一鬧端慮念不小矣前佐郎羅良佐壽恒妻弟也師
事宣擧疏云宋時烈直驅宣擧於詖邪黨鑴之科而
甲寅以前鑴惡未形則非欲輕絶而鑴不受規戒其
勢自絶及宣擧喪不却致奠者旣非深讐不爲已甚
也方鑴盜竊虛名以宣擧不能逆探則司馬光不知
安石程顥不知邢恕而不得爲大賢耶己酉擬書拯

以其父遺意求墓文并以相示宣擧將葬時烈操文
曰衆流奔趍砥柱不傾兩儀昏蒙一星孤明愼老之
殁型範有在荷衣蕙帶皭然不滓頑廉懦立灑落清
風其相許如此而亦為世道害不似一人言又言江
都事曰益兼順長既殺身於前宣擧自廢扶大義死
生雖殊成就一也若以為可慚則每以不出為太執
嘗謂汝望脚伸(文擧有脚疾故云)吉甫(宣擧字)頭回然後事可
做今為瘢痕之資何也疏入政院不捧壽恒端夏李
畬白疏辭絶悖 上亟覽竄良佐承旨吳道一三司
崔錫鼎崔奎瑞等伸救皆被罷○甲寅春權尚夏過

酉峯見尹拯會話山堂諸尹摺推擇皆會拯出示其家乘其中年譜中有己酉擬書尚夏曰此書何載於譜中鑴已伏誅尊先生雖在世必令已永絶何不刪之譜中又况見之師門何哉拯曰然乎兄言是也即以濡筆圍其書摺起笑曰致道言重矣我固言之而終不採聽矣雖没之尤翁已怒之後没之何爲嗚呼晩矣云○洪命夏子遠晋宰扶餘時時烈過憩邑村聞命夏在衙内爲念舊問候盖命夏爲山林主人時烈最親厚故也夫人設飯待之有河豚湯時烈指而語曰老夫業嗜此物而伏在山裏不食久矣時尹拯

侍坐曰此味固佳而往往有遇毒見傷者願加審愼
遠普曰吾家慣食此物婢使無不習於烹飪萬無一
失況吾母親監豈有可疑時烈曰大夫人爲舊時賓
客有此盛設親嘗其味何敢生疑乎拯又曰非謂可
疑此固危道因口腹之累忌愼疾之戒可乎時烈下
箸旋止曰理到之言不敢不服也未久拯與朴世采
書斥時烈究其日月河豚之諫在其書之後云

附懷尼問答

或問曰美村生時尤菴無一言非斥及美村已死己
酉書出後忽然攻擊以攻己之過而反攻其人非係

心術之不正乎答曰尤翁之攻美村固激於己酉書
然己酉書言尹鑴之當用則尤翁之怒固然今以鑴
爲可用則已不然則尤翁之怒不可謂出於私也然
鑴事之爭不但己酉書也己亥以前往復論辨則何
獨忿嫉於己酉書也今若知鑴事顚末則己酉書不
至如此矣若是則尤翁所爲本無可疑而惟以鑴事
而提起江都事以攻之者似帶怒室色市之跡然若
使尼門之論以江都事歸之於美村自廢之前而議
尤翁之以此攻美村則尤翁誠難自解而今謂江都
無可死之義雖律之以十分義理亦無可疑云則是

權金諸人之死歸無義而生者為十分義理則非世
道之小憂宜乎尤翁之斥也曰尤翁攻江都事若在
明齋謂無可死之說之後則子說是矣俘虜之說是
初爭端則以江都之斥為由於無可死之說可乎曰
今以本人俘虜之說為崇於尤翁則誠如所說矣尤
翁聞俘虜之說而語李翔多與互鄉人言則其初尤
翁之不斥江都可知而及酉峯倡無可死之說則尤
翁之斥始發此非無端提起也尤翁雖甚無狀豈至
於自為其說決知其無是也曰明齋痛其父之被蠛
問其言根而尤菴荅以問諸水濱此豈有德之人所

忍言豈停虜之說不過尤翁傳誦他人之言而疑尤翁之自刱多般詰責則以是做言陷人之事疑其師也此豈有德者之所爲乎尤翁水濱之說蓋激此而發也或又曰鑴事之爭久矣則尤菴之祭美村也何不提起到巳酉書出而始形諸再祭之文而排擊不已此出於挾雜之心而不出於義理之公明矣明齋無可死之說雖曰不是以此而并與美村斥之則因其子而加嘖於既骨之後可乎曰鑴事之平時爭端雖云紛紜而存沒之間不爲提起不是異事及受鑴奠而提起於再祭之文事理宜然矣若其轉輾層加

則非尤菴之過也美村之絶鐫言實不符而反責尤
翁之太甚則尤翁之激勢使然矣若乃江都之事并
疑美村者酉峯以美村之自廢為不由於江都之不
死則尤翁雖篤友誼知心事則宜不如其子矣尤菴
之并疑美村何足恠乎曰美村不死雖似害義論以
當時事勢小無可疑非以權金為浪死也義理本非
一槩死固義也不死亦豈害義曰事勢之說不過曰
無職守也有父母也然既已上書分司分守城堞則
便是職守父雖在南漢而既與士友約死則臨死謂
父在而不死者亦非義理若初無分守約死之事則

去就何論而以其自道及權金之所處觀之則不死一
可曰無愧乎是誠權金爲義則美村非義也權金非
義則美村爲義也曰然則江都南漢似無不同江都
可死則南漢亦皆可死乎曰江都南漢爲一之說始
發於朴士元之疏而其說只是言江都之無可死而
以南漢爲證以鮮美村耳非斥尤翁之不死南漢也
然同春南漢青城爲一之說出而爲尼門南漢江都
爲一之大證未知同春此說於義理如何而愚見則
青城是君死國亡之地上下只有一死而已南漢則
未下城之前存亡未決只當力爭和議及下城之後

且有復讐雪恥一事則非有必死之義而江都以死
守城義理當然況分守約死者乎曰一邉之以背師
斥明齋者子以為如何尤齋攻斥美村無餘地故不
得已而絶之若以背師斥之則是師重於父也曰酉
峯之於尤翁是生三事一者也雖不幸遇父師間變
故有不得兩全者然此何等倫彛所關乎師生之恩
義淺深所遭之輕重大小細加叅酌道理事勢雖不
得不告絶其處置當極從容分明無毫髮之差爽而
乃於未絶之前貽書外人譏斥其師無復餘地君子
絶交雖朋友之間不出惡聲況於師乎況於未絶之

前乎曰明齋處此當若何曰當初或躬造師門或以
書伸辨至終不可回然後閉門泯默以俟事端之何
所止泊也至迫不得已後只可言其私情痛迫不可
復為出入門下而已是非曲直可付世之公論父果
無疵則公議自當伸之何待其子之言乎況斯門大
議論非一人所可低仰也此雖由於私情之痛迫而
若平日見理分明則必不至此矣其為過在於天倫
之重故有或可恕者然師生之倫亦大矣烏得免人
言乎曰然則父雖被誣子不得辨乎尤菴以儒林領
袖舉世靡然任其所為而不之辨則美村將受無限

醜辱子之心豈不痛迫乎曰只爲發明其父之事實
而已攻斥其師大段不是當初尤翁之攻美村只是
墓文抑揚而已停廬之說則非尤翁之自㓗明甚以
此疑怒至於絶之實無輕重參酌之意而況原其是
非曲直則此未必是彼未必非耶君父師一體而君
與父有諫過之訓師獨無之盖以師之所在道之所
存故也然以孔子之聖子路有不悅之言況後世之
師弟子乎有疑則質有過則諫而挾以私心陰譏顯
斥可乎曰所以師者以有道也而師之本源心術不
正則道已亡也絶之可也是以鄭玄絶馬融桐溪絶

仁弘明齋之於尤齋亦如是夫曰子以尤翁為馬融
仁弘那酉峯之絕尤菴謂出父子之情則可而以鄭
玄桐溪為證豈服人心乎曰然則寒暄佔俾之事可
比乎曰佔俾之過小而寒暄不過詩以諷之而已曰
范忠宣之引義告絕於歐陽公為證乎曰忠宣之於
歐陽非師弟也曰然則師生無可絕之義乎曰故人
於師只言生三事一之義而已不言可絕之義或不
幸有難全之事則似亦有可絕之義蓋以常道言則
君父師無輕重而以變處言則不無小異父子之倫
無一息暫廢而君臣以義合故義之不在有可以絕

而師生之義與君臣同則義可以絶絶亦可也必君
如桀紂師如馬融仁弘然後義絶矣若認以爲過失
而遽絶則其不歸於邢恕之叛程楊畏之叛呂者幾
希矣師之所毁果父之所失則雖不能慊於心何可
以此背之也師之所毁非父所失而毁之也重則不
得不爲處變之擧然必開心盡誠期其回悟不得已
而後可爲也酉峰之所處若是而爲義理之得其正
可乎

壬戌鞫案

肅廟八年壬戌監試有匿名投券乃告變書指其地

而不告人盖午人十三大家也考官曰癸匿名書有
律可火之或曰事若不虛則當禍于國乃密啓之時
甫平庚申亂危疑未定 上招清城府院君金錫胄
使詗察及入相托御將金益勳使江上人李鑰韓壽
萬微得許璽許瑛之不軌而鑰等人微不得其詳前
兵使金煥逆柟母黨刑判吳挺緯壻而本西人得官
於午人坐廢欲自效錫胄潛名煥密察煥辭不能錫
胄脅之曰不從命當斬汝煥諾曰密察如何錫胄曰
許璽許瑛居龍山汝寓其鄰結交與之博賭勝之時
汝曰取人國當如是云則可察其形彼無怍色則佯

寢客議凶謀煥曰彼無此意以我為反則奈何錫胄曰吾在何憂於是益勳議錫胄資煥銀錢與檜等授入凶黨如錫胄言璽瑛果嚮應屢求火藥壽萬請與之益勳曰利器不可輕與壽萬曰不與必生疑無以探異謀壽萬即私買與之盖璽之納壽萬者欲藉財貨而無以應益勳略貸銀錢行賂賊既得火藥事機甚急煥等上告璽瑛以李德周為謀主將推戴極約日焚宮門及 宗廟盡殺將相 上大驚命衛宮城捕諸賊訊鞫璽瑛承款伏誅德周杖斃初煥之族全翊戴者告錫胄曰吏叅柳命堅有凶圖錫胄使煥交翊

戴探命堅陰謀而不能得會錫冑出疆托益勳使煥急探煥昧命堅而翊戴爲其戚流故使翊戴探之翊戴曰命堅或造甲弓而未得眞贓且變書中有李德周爲其魁故亦令密察而忽有蜚語以爲煥佯爲詗察而實謀不軌益勳語煥俾急上變煥恐懼請得軍牢願執翊戴偕與上聞益勳與二卒煥暮到翊戴家執而還因内屋誘脅曰爾我一辭急告可免矣翊戴曰命堅無反形吾何誣也堅拒之煥請益勳因翊戴於金吾曰吾上變則當庭鞫必拷問翊戴益勳從之煥上變設鞫重瑛不杖而服煥爲勳臣升坐中堦煥

意謂翊戴亂言無實則恐害自己功遂不推来益勳
方侯勘問翊戴而無消息自詣鞫告之委官金壽恒
曰鞫廳故例無 上教及罪人辭連者則未敢擧論
時錫胄已還同爲委官謂益勳曰往見房密啓則事
下鞫廳然後可爲也益勳曰吾不文何以草啓錫胄
取簡封皮草啓語授之上聞事下鞫廳招翊戴而問
翊戴見煥已爲勳臣升坐心艷之曰苟上變我亦然
乃告命堅謀反拿命堅来與翊戴面質無實翊戴坐
死煥論功罪相當會壽萬賞爵益勳不與焉先是
上密付錫胄錫胄托益勳機事甚密故其時少輩罔

或有知而但聞益勳貸銀於煥誘重瑛而竟被戮遂
大不是益勳曰幻成重逆者宅心甚於謀反承旨趙
持謙白益勳既聞翊戴言使渠上變當然自為密啓
事甚顚倒請推考　上曰掌兵之臣既聞凶謀不得
已有此擧也知經筵李敏叙曰初不知虛實益勳事
無所失領相金壽恒言承旨以御將密啓為非此事
有曲折益勳送言于臣等曰金煥告變前翊戴又告
意謂煥等必并告尚無發端云臣與左相閔鼎重謂
不可自鞫廳發問右相金錫冑曰無寧大將直啓故
益勳乃直啓　上曰告而無實固無妨若掩置而事

不虛則人謂斯何不宜以此引嬿壽恒曰初掩置而
後發覺必為大罪 仁祖朝柳孝立逆獄洪瑞鳳錄
勳臺言以不即告請削其時議論與今異矣重等凶
謀狼藉徒黨不吐實人或以為獄事不明名在凶書
者 聖意次第拿問臣等亦奉承而其中李德周重等
推為謀主訊問外無他道或餘黨網漏日後慮不淺
矣持平俞得一啓益勳於設鞫後詰兒房密啓難免
貪功希賞之歸請罷職 答曰將臣密啓非今斯今
小無所失執義韓泰東疏請益勳門黜以出軍門銀
貨買軍官驪興逆家之財取其婦手擺文士之稿

而囚其家相臣之騎躬自加鐵舊奸宿慝貪污侈縱
夤緣幻現倖叅勳籍攀附承托濫居將任形勢根據
氣焰熏熾 上亦以駭異泰東屢啓不已經年不允癸
亥掌令安烒啓於筵中錫胄亦入對曰臺啓謂益勳
將任出於攀附臣等實薦望惶恐難安且益勳被重
駁難行公 上曰因此遞改有若有是事而久曠可慮
遞差俞得一朴泰維加請遠竄曰上下和應誘令證
告其罪與翊戴幾何相遠 上曰當危疑之際盡心詷
察謀計未成誅討先行此 宗社之幸以此添益勳之
罪其為逆置地則至矣此豈人臣所敢發口驕橫無

僤之罪不在益勳而在臺官謂與翊戴奬何相遠乎

極痛惋此輩不可不懲恭維補巨濟縣令得一補珍

島郡守政院玉堂請還收 荅曰原其用心補外之

罰太輕後得一為正言疏曰上下和應四字論者以

為語逼 聖上而臣意益勳與煥志意上下互相和

應云時宋時烈在驪江 上遣承旨趙持謙偕来持

謙留屢日詳言益勳誘致反逆之設心時烈以為無

状雖死無惜少輩大喜曰長者意亦同吾輩及時烈

入京壽恒謁重錫胄悉陳顛末益勳家人亦来訴時

烈曰若爾則益勳何罪乃白 上曰昔趙穆師事李

滉視滉子孫如兄弟道之以善戒之以義使免過惡
臣少師事金長生今其孫將陷大僇臣不能如趙穆
之爲臣趙穆之罪人也少輩大恚曰長者亦有偏私
初晩不同自是持議叅東角立附麗者多矣於是時
烈與書益勳曰能如太空浮雲否以無妄之小災忘
持危之大義非所望也惟冀益勵忠節毋使 聖上
獨憂社稷也又與鼎重書曰光南罪當死雖師門之人
敢請緩法歟今以不當死之罪將入死地勢將畧陳
禍福毁譽有不暇顧矣兄房之計出於執事則何不
爲一言半辭將還劉曰金益勳是臣師門子孫有兄

弟義不敢一言相救誠以臺啓方張故也雖以當事
大臣之知曲折猶不明言今反謂臣伸救朴世采論
益勳憂其過重切欲鎭定而乃有夾助臺論之說訛
言抑何甚也壽恒白曰宋時烈劄有當事大臣等語
遂臣請推益勳後臣旣陳曲折臺啓方張不敢引嫌
此論雖過激不可抑制今須酌處鼎重曰元老劄辭
如此臣安得晏然兒房之啓未知其大誤第初不能
細探誠不無罪領相之請盖為鎭定也 上曰大臣言
如此削黜時烈又劄曰益勳多詬之人被言無怪叱
諸伏誅之翊戴而并按則大駭矣臺啓三月而停夏

早踈決命放門黜臺諫申懹權持等爭執 上曰門
黜予未知得當獨不得宥乎持謙曰只門黜已拚公
議豈宜蒙放 上曰益勳何罪持謙曰閔鼎重言臺諫
未得其實出給軍門火藥於告者之說諠傳盡以此
論之且與右相語火藥事則大以為非雖欲探逆謀
如是而豈無罪咨啓人皆謂非而渠言右相勸成今
右相入侍安可誣也錫冑曰臣自北還到鳳城見邸
報逆獄後反治告者論益勳尤峻刻臣豈無一二欲
陳今清議皆言譏察不可為然昇平之時多難之會
固異也癸亥初申景禛李曙具宏張晚崔鳴吉洪瑞

鳳皆掌讞察十餘年鞫獄頻仍況今更化逆獄連累
寔繁含怨詎不察形防患乎壽萬等告益勳重言得
火藥則一時放火於闕門 宗廟人心波蕩得數百
兵可以成事云若不給則恐致疑故給之此非益勳
所獨知全煥適過全翊戴門外有鞍馬乃柳水原官
高坐發夜往武士家可疑又煥探翊戴則柳謂翊戴
汝雖落官早晩當復云禬又言益勳曰重欲以假都
事往拿長湍水原廣州三守而以南人中曾為是任
者差赴事當萬全因此益致疑於命堅後煥等上變
而全柳事無所發益勳問于鞫廳陳啓則豈可謂益

勳罪 上曰所陳頗詳殊覺豁然權特請收放釋而
添戎器之說曰大臣已達於 榻前陰秘之跡不可掩
臺諫朴泰遜沈極啓稱以探試私給銀貨潛投戎器
欲以為證誠不可測咨啓特為小罪錫胄又疏辨泰
遜力言謂此事不明人心難服令之旱灾未必不由
於此 上嚴批遞差俞得一又言之 上曰得一賦
性邪毒持論慘刻以戕人病國為業用心之不正路
人之所知罷職錫胄曰意火藥自御營出後聞壽萬
得訓局砲手者也壽恒曰壽萬約價於砲手以投賊
入籍沒中壽萬欲還退大將申汝哲斥之又呈備局

始知非軍門出也又曰朝論乖激皆由益勳若還收其放釋可致寧靖則他何可恤 上曰放釋未為不可而大臣所達切實姑還收冬仍慶赦放釋甲子益勳子萬琜以玉堂陳章悉暴譏察密啓戎物銀貨凡四事為益勳罪者 上答以洞知搆陷泰東疏論萬琜貪於訟父勇於欺天丁卯右相李端夏言益勳當收用而銓曹不擬望泰東言雖太甚其人不可仍棄今若拔泰東收用益勳誠兩便 上曰益勳事一種論議誠可恠不擬亦已甚泰東若出於無心固可恕而其勢熖等語心術不正矣壽恒曰論者以益勳為

希切諲告臣嘗屢陳其不然不宜一向廢錮而政官
以金重夏事未究竟為難此不知當初曲折而然也
上曰金重夏不相干矣壽恒曰年前左相南九萬論
及益勳事以為吳道一補外還入可議益勳事臣意
不然吳趙事非涉於益勳者矣 上曰此尤無干涉該
曹用捨顛倒矣端夏曰益勳設或有罪釋而用之可
也蓋金重夏上變非益勳預知而時輩又傅會而擠
陷之道一持議以詆侮宋時烈故錫胄嘗請道一補
外持議罷職而非以益勳故也乃除益勳副摠管忠
清水使已巳宋時烈被黜 上引用黨人之罪時烈

者咸曰時烈懷二心於吾君之子臺諫李沆睦林一
請益勳罪而并論廣州留守李翊楊州牧使李頤命
曰俱以時烈最密之人奸謀凶計作為形勢近来造
言飛語無非此輩所幻弄初　命削黜旋允從遠竄
益勳竄江界臺諫鄭樸宋儒龍啓誣告成獄戕殺不
辜未有如益勳之兇慘向日三司公議未泯益勳煥
重夏等并請拿鞫益勳未到配被逮時年七十一累
受酷刑而竟卒獄中承旨權瑍詐啓以檢驗不明故
暴尸數日於獄門外縱怨家逞凶賴家人力防而免
乃籍産又請鞫其子會有言者止配大静萬採蕓奕

益勳於僻處抱木主過海日丐疏糲而奠之是歲時
烈壽恒賜死削錫胄官罷保社勳勳臣存者盡戮萬
基追削諸子竄海外後　上大覺羣壬情狀大行誅
殛　教曰金益勳於壬戌處事固有失而權奸之與重
夏一體入於不測地冤枉慘毒而莫之察玉石俱焚
噬臍何及復官致祭益重夏以誣告反坐也　命復保
社勳而不并擧追錄故益勳勳號不復先是庚申臺
官言追錄之非古例儒臣亦言之至是　上追用其言
而未嘗以追錄者為無功也〇艮齋崔奎瑞病後漫
筆曰宋尤菴朴玄石俱造朝其前有金光南事為清

議之第一件事趙光甫持謙韓魯瞻泰東輩主張之時光南在東門外尤菴由東門入城而不為相問與玄石同事而玄石方為清議領袖故尤菴於光南事亦無崖異光南諸族不敢出入於宋門後仍與朴論事不合朴子泰殷從傍有言宋以王雩責之而追崇世室等事大失人望人皆歸朴而不歸宋宋門可雀羅矣諸金仍此會復得出入其門其所慾恩想無所不至未久筵中救解光南而議論不可復合矣〇錫胄歿後有神自稱清城降于關西武人家能言平生事及所著詩文了不錯其家人聞之館置奴家所指

揮無非亂其家者論定葬山則以湧水之地為吉評品親舊則以抹過正非者惡而俾絶之讐家細作指為善人而使厚遇之所言皆禍其家者　世祖朝勲臣亦有稱其先靈降之以禍其家時人謂是讐人死而作祟是安知非庚申讐人之神假托作祟也其家不悟而終有已巳絶嗣之慘禍獨其妹婿趙顯期知為禍兆同時有神降龍仁女巫家自言李鰲城之神而其家知其誕而不為迎致盖懲創錫冑家事也云

附香洞問答

畏丈 李端夏號畏齋 玄丈 朴世采號玄石 并巒來見老人 尤菴 于高陽

香洞共歎近日行言之紛紜老人仍及三件事曰
廟議持難每以回軍事非出於純然天理為言夫漢
高為義帝發喪後旋取美人寶貨置酒高會于彭城
則縞素之舉亦豈純然天理乎惟其名義正大故朱
子特書於綱目以與之況 聖朝之事實順天理故
天命之人歸之後來之事雖欲已得乎玄丈曰後來
事終有所未安雖不敢明言而恐不必以此追加尊
號也若有僭竊者假之為口實則豈不可慮乎老人
曰尊周是春秋大義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言
何謂也玄丈曰朴泰維事實非吾所知以此并疑於

吾豈不過乎老人曰愚於此議終不覺鄙見之為悖而人各有見何必強使之同乎又曰曩日裁省一事孝廟以來講究欲行者今幸有就緒之望而事竟沮敗可歎世采立異故敗玄夫曰當初吾意只欲鎮定都下人心姑待他日而議之未妨也老人曰向日臺啓愚意終有不快啓辭既曰璽璞雖已謀凶伏法其餘援引皆無情節人情固已疑惑則是其意便以璽獄為虛踈且趙光甫講明言逆賊一人告者四人此可疑也吾所深慮今日臺論如此後有藉此為反獄之計者當此時今日君臣上下皆入於罔測之域矣玄夫

曰向日街談巷議皆以先南釀成逆獄此爲一時公
論且其潛投火藥等事亦有目見者且逆賊一人吉
者四人似爲可疑云者亦有其理故臺諫只辜爲此
言而不覺其過激矣至於明言直斥則既無可據文
籍則甚難處故也老人曰逆賊是何等事有情實則
被告者族無情實則告者族矣既曰無可據則何可
以行言入人於滅族之罪哉至於宗黨盤據勢成威
立等語欲掃盡金氏一門此何道理玄夫曰此過激矣
老人曰聞吳道一提擧黃義州事言辭極爲悖慢云
豈非未安之甚乎玄夫曰云何老人曰此豈儒舌相

傳者耶玄丈曰果有之非矣翌日老人與畏丈就見
玄丈朴泰殷兄弟及疇錫皆在老人使各言爾志仍
笑曰吾平生只學朱子戲劇一事君須勿怒王雱之
戲也○右相金錫冑白　上曰近來朝著不靖分割
門户有各立私黨之漸一種議論皆以爲我亦尊慕
大老而類皆陽尊陰斥排擊不已乃一世變也朴泰
維疏中廟禮一款議定禮擧之後何敢追論乎如上
下皆知其非等語此豈道理乎李宏發罷職之論而
申琓牢繫黨私而遽斥之趙持謙憑恃師長之威沮抑
士論須者宋時烈徑還之日館儒終不得勉留疏者

皆持謙之所沮撓也繼上疏請還收致仕而名還大
老八十之年幸得致仕二字而歸以爲終身美事豈
有還奪二字而便赴朝堂之理乎持謙非不知此而
只爲前疏突然人多疑之故復請還收以示推尊之
意其間用意極爲非常他日得志必多誤國事其道
一則外似踈脫而其中則凝密多計矜己傲人前爲
銓郎引進私黨排擯異己宋時烈嘗非其所爲道一
衛之陰主擯斥之論卽今浮薄之議皆主張之韓恭
東性本固執且不無踈讜之節而須於領相批答以
眩惑疑揺間搆已成心苟無瑕等語顯有譏斥之意

代撰王言何敢如是乎頃於名對與持謙反進褒揚
恭維之言此亦可駭此三人不可不畧爲警責以爲
鎭定朝著之地於是持謙恭東罷職道一出補外縣
恭維貶高山察訪朴世采上疏非斥錫胄有擧枉措
直等語錫胄又上劄曰今若指持謙道一爲直者則
其爲持謙道一之所陽浮慕而陰排之者亦可爲枉
者歟加大凌長敬老之風已衰須非堅僻朋淫之跡
日彰今日朝著有腹心先潰之憂者果誰之過歟山
林讀書之人多不慣於世情徒以一時歸趣牽係戀
顧而終或至於認鐵爲金認賊爲子則亦安知時往

年邁受人反復如今日之於老師歎於是彼此轉激
舘儒黃霌等上疏罪狀錫胄特命遠竄
附兩賢黜廡
肅廟已巳羣壬復當路朝著一變鑴黨復進原城儒
生安瓛舘學儒生李玄齡等疏請李珥成渾黜享進
士沈齊賢等疏辨三月禮曹啓兩臣黜享告由祭今
十八日爲吉云聖廟告由祭後兩臣位牌即爲埋置
事依允初嶺儒柳瀷疏論李珥割棄天倫逃遁空門
成渾受國厚恩奔問不至此二欵足爲斷案其他巧
詆忠賢曲護朋比特其粗淺處耳其學術之弊則珥

好躐等未踏實地蜃樓虛幻濟其私說李滉嘗深惡
而痛絶之有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成稊
稗之秋遽及等語且珥學專主氣字以理氣爲一物
而至謂心是氣也四端七情皆氣所發是病根元出
於陸氏不分道器之見而李滉四七之分殆千古秘
鍵滉沒後珥之攻滉不有餘力至曰朱子眞以爲理
氣互發則朱子亦誤也朱子曰四端理之發七情氣
之發此非互發耶成渾之學與珥同一關棙而以保
惜精神爲第一法門此道家自私自利之說盖由學
術頗僻素所受用者然也宋時烈辨誣䟽曰珥洞澈

道體尊信李滉而理氣離合之說不免有異同滉謂四端理發而氣隨七情氣發而理隨引朱子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之語以訂之珥與渾深辨之曰發者氣也所以發之者理也安有理發氣發之殊朱子之意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非謂四端理先發七情氣先發若朱子真以為理氣相對而互發則何以為朱子乎此乃珥灼見精微而理氣不相離之妙也使滉在世必相契也無疑矣珥之書曰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倚着妙合之中理自理氣自氣然渾淪無閒不見為二物程子曰氣亦道

道亦氣見者遂以為一物朱子曰理氣決是二物見者乃以理氣為有先後云此珥之學果以理氣為一物乎既明羅欽順一物之病又明李滉互發之差則此其有功後學處而溭等反謂珥以理氣為一物不亦可笑乎珥年十九誤染禪學周歲而返吾道徃見李滉而問學滉極加稱賛而其答珥書盛稱勇於改過急於向道又曰程伯子張横渠朱晦菴皆少入禪學旋覺其非今見足下兩書知可與適道也所謂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熟稊稗之秋處及也

又曰常恐吾生浪過有望并世之君子此可謂痛絶

之辭手成渾父守琛學於趙光祖渾得於家傳其曰
収檢身心保惜精神精一執中明善誠身則豈非窮
格之終始守壬辰倭亂 大駕西狩渾方待罪田里
駕過本州擬將出拜倉卒未及迎候勢之使然痛哭
而已渾癸未上章伸珥之後羣小深怨己丑逆節起
於羣小而渾為亞卿羣小怨渾尤甚弘老仁弘唱和
前後甲寅之批辛丑之旨皆緣市虎之交亂也忠賢
指浚慶而浚慶有社稷之功故珥常稱為賢相惟其
性氣驕亢至斥李滉為山禽故珥明其不然若以人
之賢而并護其事之非則豈君子用心哉朋比指義

譕鄭澈而義譕有扶護士林之功鄭澈忠清剛介之人當時謂澈爲奸謂兩賢爲黨者汝立仁弘而以凶逆誅夷則邪正自可見矣金錫胄又疏論 宣廟去邪朝士有未及知者渾家距大路不啻數十里而奸人弘老輒指近岸江村曰成渾家也渠於此時豈肯來謁仁弘又以崔永慶死爲鄭澈罪而因是斥渾謂黨奸殺士進士徐宗進疏論或謂珥父惑於妾妾至悖遂入叢林云而晚年能令其母感化反爲賢人豈珥之罪哉毁形云者尤爲無據李謹誠云珥出山時髮長委地其不曾毁形可知渾則家在僻左未及聞

知勢固然矣洪萬迪疏言兩賢受知 宣廟宣廟嘗
斥攻兩賢之徒曰吾欲讀孔孟之書入珥渾之黨至
是時輩搆捏兩賢無所不至宋時烈又疏曰臣師金
長生曾尊尚李珥如曾子之於孔子故於兩賢稍不
無差殊觀及壬辰倭變渾以權宜濟事之道請詢天
將之說大被 宣廟怒責臣師謂權非聖人不能用
也渾容易進說以觸 天怒若使珥當之無是矣此不
過羹墻之意非謽渾也渾之子孫門人怒臣師至尹
宣擧其父煌渾之婿而肆不遜於臣師此蓋兩門不
相悅之源本也臣嘗謂宰我稱孔子賢於堯舜未聞

以宰我為侮堯舜也今之議者若謂金長生何敢侮
渾則識者豈不冷笑乎朱子論文王不如泰伯之全
孰敢以是貶文王之聖哉先師雖有經權之説孰敢
以是貶渾之賢哉又曰臣父甲祚當 萬暦丁巳取
司馬兩試獨詣 西宮拜謝以此大忤爾瞻事將不
測賴朴鼎吉力救以免大禍 反正後特為除職 仁
穆嘗下教于臣姊曰爾父奇節予嘗不忘而尚滯下
僚心甚慨然金尚憲撰碣極其賛揚尹煌挽詩直書
當時無復餘藴則朴泰輔以宣擧外孫宜無異辭而[illegible]
對衆言臣父姓名在㐫疏廢疏毋是条㐫疏之人盖當

時凶徒取榜中有名字者皆錄於疏故名在其中云
臣不勝痛隕既而思之臣嘗言宣擧忘義辱身故凡
係節義之事其黨無不忌聞而江都之變尹拯以金
益兼權順長爲無必死之義則金尚容諸人皆無義
而死乎宋尚敏爲師同春伸寃籲杖殺之殛籲後自
上嘉奬有贈官官子之教而李敏叙作一文字將爲
祭社之擧尹推爲地主以深刻之言沮之朱子曰溫
公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而不知建安以後士大
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黨錮之禍有以毆之也
今日世道莫知所以救解時烈又答李喜朝書曰松

江得罪後牛門諸公頗附仁弘欲緩齮齕於牛溪而
専咎松江則沙溪大加非斥而所深責者成永同申
靈川也沙溪文字不一而足美村請刪於文稿中畸
翁鄭弘溟有怨咎牛門之長書鄭晏叔褎粹畸集也
美村令刪去其書慎齋甚不平至曰可碎其板又曰
反正初柳順翼首發栗谷從祀之請月沙謂當并擧
牛溪後同春力主竝擧之論而書質於慎齋則答以
牛溪栗谷誠有間矣視已從享何渠不若其議遂定
自是牛門頗釋憾於沙門矣然美村嘗發憤言於沙
溪至批李頻於山堂而李之子令背慎門爲其腹心

可為寒心盖癸巳美村至草廬家適言沙溪之門無
鄭弘溟道益尊草廬弟惟謙應聲曰牛溪之門無成
文濬過益寡宣擧擧臂批惟謙頰曰濫矣此漢時尹
拯為大司憲疏陳臣自幼誦習李珥成渾之書以為
聖賢相傳之學在此今乃被誣毁見斥於文廟腏食
之列是淵源絶矣臣寧可復容於當世耶仍念臣之
甲子以後事實負二罪臣於宋時烈自少師事而不
幸情義不得保以書札間事横生閙端　聖明每以
朝論之携貳潰裂為憂歎其見於前後批辭者不啻
深切畢竟於兩臣黜享之批亦及此事若以歸罪於

兩臣是則數年之間使朝著不靖而士趍乖離終至
上玷 聖教追累前賢職臣之由尹鑴亦先臣之所嘗
善而禮訟之初先臣告戒不從至相絶而向來一番
人疏章每以賤臣為扶護其所抑勒為說者無所不
有而乃者筵臣之伸鑴也以臣證之先臣既斥絶者
謂之扶護謬也臣又未嘗言其寃死則謂之稱寃者
妄也臣受恩兩朝涓埃無報徒令黨論中又生黨論
貽患於國家疏入 上曰今觀大司憲尹拯疏語意
多有不正不美之態殊甚駭然此疏還給臺諫金一
夔成瓘趙禔洪塾請削職 上依允曰尹拯之急於

為他日立幟挺身投疏反覆矯誣之狀誠可痛心削
奪之典亦云未減也京儒申尚華李宣佐等再疏救
拯不從是時鑴復官其子夏濟以工曹佐郎疏曰亡
父與宣舉相厚數十年己亥宣舉入京與臣父言以
朞年為非所見與臣父相符矣既而外慴於時烈內
誤於其子遂變前見治書臣父至以往謝李惟泰為
言臣父答書戒責曰愚但知是非不相蒙之為忠信
有過必改之為盛德過失相責不避嫌疑之為君子
瞻前顧後相助匿非之為小人黨比之事至於謝過
之教出入時賢俯仰謨論以自見於當時君子如老

兄者事誠非賊者之所能爲也及其死也臣父爲文
祭之曰世變萬端禮爲之訟人之多岐幸子與同俄
然一書縷縷纏綣憂我太甚責我太峻臣亦其時往
吊拯語及祭文曰此乃尊長與吾父平日相責之語
幽明何異吾何憾恨以此視之拯所謂相絶者何也
今賊烈之黨引拯稱寃臣父之說以爲口實故擧臣
父之名以爲投赴之降幡自不覺忘親罔上之歸
荅曰爾疏實出於痛迫伸辨之意而尹拯矯誣變幻
之情態朝家業已洞察矣○兩賢黜享日造紙署大
小紙浮出者爲飄風所浮蕩山散野以至蔽天掩日

天日陰翳以終其日識者觧以爲紙者文房之具也兩賢文章摠在丌冊丌冊即紙也是於大小紙浮飄蕩山野蔽天日者此其應也雖未的然大抵異事云

麻碑事實

丁丑亂定之後淸汗令我國立其頌德碑朝廷命李景奭張維製之以景奭文賛揚尤至定用其文判書吳竣書叅判呂爾徵篆竪於三田渡(一名麻田浦)上其文曰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皇帝壊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于南漢凜凜若履春氷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兵

相繼而崩潰西北師逗遛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
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籜爐火
之燎鴻尾而皇帝以不殺為武惟布德意先降勑諭
之曰来朕全爾否屠之有若若馬諸大將承皇命相
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好于
大邦十年于茲矣由予昏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
在於予一人皇帝猶不忍屠殺諭之如此予曷敢不
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脅之遂從
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
見而推恩復賜賚之恩遍及於從臣禮罷即還我寡

君于都城名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禁暴勸農遠近
之雉駭鳥散者咸復厥居環東土數千里山河依舊
矣雪霜變為陽春枯旱變為時雨既亡而復存既絶
而復續此實古昔以来所罕有者也漢水三田之渡
皇帝駐蹕之所壇場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
增而高之又伐石而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
功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永頼抑
亦大朝仁聲武誼無遠而不服者未始不基于茲也
猶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乎其萬一
堇載其大畧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

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
藩竄髮豎夫北落執殳前驅厥靈赫赫皇帝孔仁誕
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自貽伊戚帝
有明命如寐之覺我后秪服相率而歸匪惟悝威惟
德之懷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戈矛何
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
帝之賜皇帝 班師 活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
舊翠壇經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嵬嵬大江之
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先是 上命東陽尉申翊聖
書篆額稱病辭之不悅者泄於奴與金尚憲同被拘

瀋陽時判書趙絅作詩嘲之曰世人重文章生兒必祝太學士世人重書法教兒必操蘭亭紙出入蓬閣演綵綸揮灑螭頭配貞珉一日聲價動四方衆人謂之天上郎誰知人事喜反覆文章書法還為役君不見三田七尺碑波瀾浩蕩蠆尾奇復有篆額并三人姓名籍籍於胡兒陋矣淮西韓退之高詞但使中夏知吳尚濂者始壽之姪竣之從曾孫也其詠三田渡碑詩曰麻浦胡書碣孤城憶解圍徒聞千乘國未見一戎衣將師無籌策文章有是非朝宗迷舊道江漢欲何歸一世之所譏嘲不遺餘力然景奭立朝清白

與乙酉與奴爭詰事爲足可稱故一時如金尚憲諸
人皆與之友善景奭甞受几杖之賜請宋時烈記其
事時烈引朱子記孫覿事壽而康之語以諷之景奭
深銜之其後己酉　顯宗温幸之時景奭爲留都相
宋浚吉亦以保養官在京時宋時烈適有嫌不敢冒
進　行在只出次全義村舍矣景奭上疏以爲遠近
諸臣無奔問之人且有無禮等語時烈聞之卽上待
罪疏其末有孫從臣之壽而康者云云景奭初不知
從臣爲何語許積乃知撰麻碑之比於孫覿事以告
景奭景奭大怒以時烈疏出示浚吉爲之駭歎云其

後宋奎濂以書問時烈答以春兄亦不免駭歎他尚何望云矣先是 神德王后祔廟時景奭厓異時烈甚不韙之及 顯廟教曰吾於宋每思 先朝尊師之意血誠待之而每欲出去不欲同事雖我不解之致亦豈其道理乎户判閔鼎重曰宋之進退異世人丙子後決意入深不出矣遭 先朝不世恩遇見有復雪之意幡然出來不幸 仙馭上賓故復有入山之意 聖上若有復讐意必今日入來矣 上曰吾豈不欲繼紹大義而實無倚仗之人宋若不棄我而来我豈不欲哉户判須以此意往喻偕来鼎重自

闕下直向廣州宮村與時烈同入經營復讐事而爲
先追行　孝廟時欲行貢物釐正事右相許積惟令
是從同議復雪事徐必遠疏斥積以不忠盖以爲宋
欲行不可爲之事積則知而隨參是不忠云積通議
於必遠斥已而欲逐時烈也時烈即歸鄕其時景奭
抵某人書曰山人去位如麻姑爪搔背大爲稱快云
至是朴世堂撰景奭碑文詆毁時烈至比少正卯館
學儒生洪啓迪等疏斥世堂毁經誣賢之罪仍及景
奭撰三田碑媚虜受餉得罪名義之事景奭孫戾成
稱以爲先訟寃疏誣時烈權尚夏疏辨之景奭之孫

真儒等又詆時烈金鎭圭䟽辨之○世傳景廟製碑文起頭以惟皇帝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汗見之笑曰吾何功德乃如是乎命改之盖知其比秦始皇而不示怒色人服其量洪○權尚夏謂其門人韓弘祚曰須年李厦成之䟽乃仍同春之駭歎藉以攻尤菴故其時門生辨誣之議起於京中而鄭慶由（續輝之字）送其䟽本於余使之可否余時適有病俾孫兒讀而聽之初不知誰人所草及聽其文勢知出伯謙（申愈字曼之子）手也至其中間同春事有曰某人之言行舉世承順服習而某獨斥之則無恠其譁然而宋某之駭歎于某

何事哉昔明道伊川云云處吾亦初以爲干某何事承上諱然之說看得故吾答處由以爲某嘗一事兩先生似此貶議不欲聞云矣其後聞伯謙之言則其本意以諱然只說擧世之人而以干某特爲明道云云而起頭云伯謙本意果是如此而但某之駭歎之上不着且夫至於等文字而只直承於諱然之下則人之見之無怪其如我之初見矣此伯謙不能善稱停文字處也且尤春兩門之所以致紛紜者又有說焉其時余之迷孫謄其疏中此段送其婦翁宋炳翼炳翼以示伯純（宋一源字）伯純初亦以爲伯謙不如此云

而懷中朴廷釆宋夏績輩得聞其說遂雀躍而起至
詆伯謙爲斯文之亂賊而又世濟之誣上及其祖則
爲伯謙者豈不痛心盖夏績者本與謙家有怨故欲
因此以攄其私憤其設心可謂無狀矣自是伯純亦
激怒以爲若以辨誣尤菴之人爲亂賊則是以尤菴
爲亂賊矣懷中之徒聞其言即謂伯純與伯謙並誣
同春云而並攻伯純矣因此兩家子孫互相角立俄
而懷中七八人列名問我以罰訓伯謙事余荅以申某
事誠謬妄而豈索發人之未出文字以致齋罰訓之理
乎云矣其後余往華陽洞伯純伯謙亦來會余爲謬

妥二字以責伯謙伯謙曰此則不待辭畢而服矣余
因謂伯謙曰居之此事本亦不能無失矣今若一番
稱過則許多紛紜都無事何乃固執如此伯謙曰彼
輩不惟誣小生而辱及先親雖欲稱過將安所稱過
耶余曰然則當以稱過之事數語送書於我則我示
懷人都無事矣伯謙曰此則歸當如教云而竟不送
書且乙酉四月伯謙來此相對九日力言謝過之事
謙又曰歸當如教而亦不肯焉是何等難事而固執
如此此伯謙病痛處也至於兩家子孫則吾嘗謂尤
春兩先生自少同遊溪上因爲道義之交尤菴聞春

堂病觝自華陽達夜馳来以省春堂春堂握尤菴手
而指壁上高山仰止四字曰此吾所以思公也又曰
昔退溪有病也乃曰若見思菴則吾病瘳矣門人曰
思菴如何人退溪曰思菴乃一條清氷也今吾病則
雖思菴来不可瘳也尤菴曰一條清氷何須思菴兄
自存在腔子裡矣盖同春平日手書高山仰止掛之
壁間門人問其所以同春曰此指尤庵也君輩志之
至於世人亦每稱沙門之兩宋則令兩家子孫相為
不得殊非美事而其流之弊終至春堂子孫或有毁
於尤菴者尤菴子孫或有毁於春堂者矣當此三分

五裂之時豈可以微事致此不佳底爻象耶何不沒
沒相與謝過以全舊義云爾則宋炳翼稱擧以爲一
源若穪過則吾當釋憾而今一源不穪過則吾不忍
先屈矣宋伯純則以爲彼既以我爲侮辱春堂今若
穪過則我果若侮辱春堂者然既無侮辱之事則宜
無謝過之義矣如此相持轉成乖激聽我說話不啻
秦越而伯純則責我以何不判斷邪正稱擧則責我
以何不亦絶純謙此何義理此何擧措耶此乃近事
之梗槩也